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覽經史講義卷首至十四目録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　鏞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劉國永

御覽經史講義

奏議

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臣允禄等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給事中畢誼奏請令史臣取經史諸書及古來奏議日派二人各寫數幅進呈等因一摺奉

旨朕在潛邸六經諸史皆常誦習自承大統勅幾萬幾

少有餘閒未嘗不稽經讀禮今祥練既逾畢誼所奏
令諸臣日繕經史奏議理得施行在朕廣挹羣言可
以因事監觀隨時觸發而覽諸臣所進亦可考驗其
學識或名見講論則性資心術並因此可覘但畢誼
止及史臣而朕意科道職司獻替應令一體録呈其
規條應如何酌定並分日按班呈奏事宜著總理事
務王大臣定議具奏欽此臣等竊惟一人者普天率
土之心也一人之心百司萬姓之命也舉心之所

向耳目手足下至毛髮涕唾莫不聽令從欲以羣相託命此自然之道也其有不然特未之思耳是故道統心心職思思本學學由習三代而還賢聖之君代作要未有不學而能不思而得從心中道而盛德大業昭垂來兹者時習之功蓋不獨儒生然矣欽惟我

皇上聖資天錫好古敏求懋學敦行一歸實踐自聖經賢傳以及儒先之緒論子史百氏之嘉言莫不探

其根源挹其精蘊是以發為文章施諸政教者幾與三代同規而虛衷採納覽科臣畢誼所奏輙嘉與之

特命翰詹科道日繕經史奏議進呈此即虞舜好察邇言之實周文望道未見之心也臣等欽承之下曷勝感慶惟是六經深廣道貫精粗諸史放紛事兼鉅細至於往代名臣奏議多可監觀然亦有論一事之情形陳當年之弊政而無當於時務者凡所

採録必具得要領實有啟沃然後日力不費而裨益良多若不先定指歸使知所遵循恐學殖踈淺性資選愞者漫陳膚語苟以塞責則有辜
盛典終屬虚文謹酌定規則分別詳列伏候
聖裁
一詩書易禮記周禮擇有關於天德王道者春秋三傳擇聖人定是非之難辨以植綱常者先標經文下注先儒義疏

一諸史内擇用人行政實有關於治亂安危者節略史文下注先儒史斷

一奏議必擇伉直剴切寓目警心濟於實用者或其辭意繁委亦得芟薙支蔓獨提其要

一經史奏議既經繕録必各有所見應附列所見用臣謹按云云一段於後

一逐日進呈不拘條數約以千言為度經史奏議隨意敷陳不必各項俱備亦不必拘經文次序及

時代先後所録皆古人成言可無忌諱

一翰林詹事為一班科道為一班輪班進揩每日只用一人周而復始翰詹自講讀學士少詹事迄編檢而止其科道之不由科目者各自忖所學滿洲科道清漢文俱准繕録於每日辦事引見後到奏事處進呈候

旨凡值不進本日期則停其進奏

一諸臣進奏或蒙

名見原以驗其學識廣其心志俾得成材備用宜各就

所見繕寫封進不得彼此商酌

乾隆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奉

旨依議每日繕進書摺朕披閱後交南書房收存其或

名見講論朕所降旨令本人於次日繕寫呈覽亦交

南書房收存將來行之日久不特集思廣益亦可薈

萃成書以資觀覽欽此

乾隆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監察御史金相奏稱

翰詹科道分班進書人數多寡不齊請均勻輪派

等語奏

旨金相此摺著大學士會同都察院議奏至進呈經史一事朕初意欲博綜古義廣挹羣言以成執兩用中之治且可因言觀人究悉諸臣學識之高下心術之眞偽其有關入時政於事理未當者間加訓飭自舉行以來諸臣按日奏御朕一一披閱十餘年於兹矣所稱洞達天人發明道奥者亦殊不槩見兹據御史

金相奏稱分班進書人數多寡不齊請均勻輪派則是以進書為煩苦朕前亦聞有此論而不信今金相既顯為此言是諸臣未必不各有此見且已行之十餘載漸成故套進呈經史之處著停止所有積年留存諸摺交南書房翰林擇其有裨經義政治者薈萃成編用廣中祕之藏朕將親覽焉欽此

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兼署吏部尚書暫管翰林院掌院事務臣蔣溥等謹

奏臣等奉

旨纂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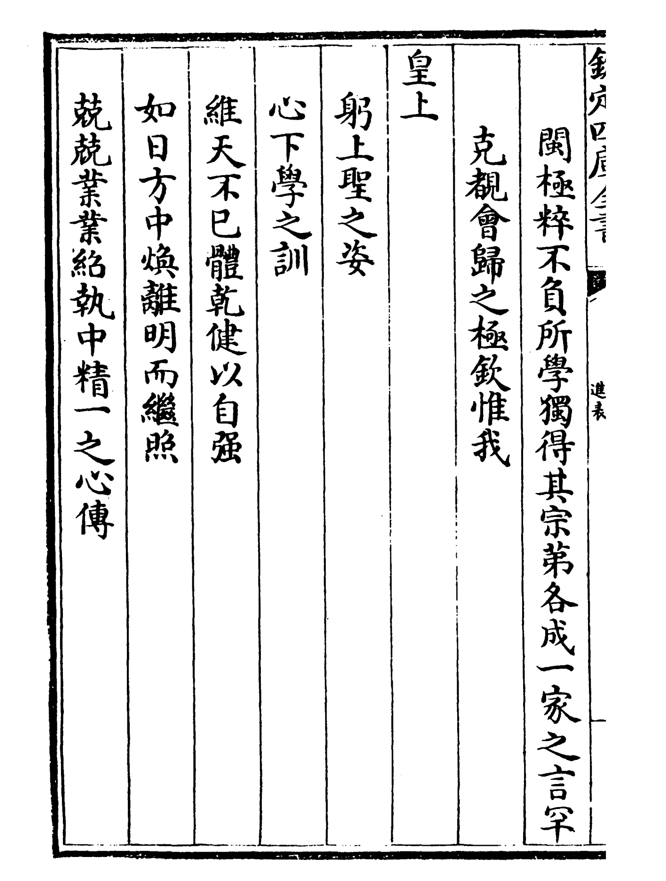
御覽經史講義告竣謹繕寫進

呈伏候

睿鑒臣等竊惟皇初之世學與政本無可分周秦以還

治與教始岐為二所以卿士敷陳恒詳官禮之體

要儒生訓詁惟究性命之精微雖有匡董最醇洛



闡極粹不負所學獨得其宗弟各成一家之言罕
克覩會歸之極欽惟我
皇上
躬上聖之姿
心下學之訓
維天不已體乾健以自强
如日方中煥離明而繼照
兢兢業業紹執中精一之心傳

蕩蕩巍巍綜成功文章之道統豈茲芻蕘之謭陋可

禆

山海之崇深祇以道重本圖士期實學令各抒其一得

寄好察於邇言爰

命翰詹科道分録經史進呈披閱年多篇章日富載加

選輯以備覽觀臣等於詮次之下敬繹

敷言一十五條三千餘字究天人之奥昭若發蒙考治

忽之由較如畫一圖書竒耦悟徹羲文雅頌典謨

神追孔思正誼明道嘉漢儒之言仁愼始圖終論
唐宗之納諫乃至誠明億逆之辨深契本源遂使
濂溪傳道之心上融洙泗凡此微言大義祇舉一
隅有能觸類引伸可該萬彙譬諸風雷鼓舞民遷
善而不知雲漢昭回物有生而共覩其或簡牘汗
漫辭旨繁蕪雖芻菲時有可收抑榛楛殊多未剪
而片長不棄奥義宏宣屢
賜對於青蒲或

寵題於丹扆斯即漢唐勵精之世無此交孚亦惟舜禹樂善之誠若合符節遭逢極盛感激難名者矣臣等志切賡颺才慚獻納憶昔年之論列未有嘉謨幸今日之研摩重紆
帝眷詳加校勘審定去留解經務取夫謹嚴論史尤登其簡要名臣之有奏議附史以傳性理暢於先儒與經為翼録一十二年所積為三十一卷之書仰佐

觀文敢云資治登

綸音於卷首天不可階羅衆製以盈函星惟羣拱何意

尋章摘句得承

彞訓以同編庶幾遵路近光永頌

高深於莫贊臣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具摺恭

進以

聞

乾隆二十年三月初一日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兼署吏部尚書暫管翰林院掌院事務臣蔣溥

刑部尚書協辦陝甘總督臣劉統勲
工部尚書兼管刑部尚書事務臣汪由敦
吏部右侍郎臣嵇璜
禮部左侍郎暫管掌院事務臣介福
原任刑部左侍郎臣錢陳羣
禮部右侍郎臣嵩壽
兵部左侍郎臣觀保
原任兵部左侍郎臣彭啟豐

内閣學士臣金德瑛

侍讀學士臣莊存與

編修臣錢汝誠

凡例

一諸臣進講内有敷陳中理奉
旨嘉勉者亦有所論未當蒙
恩開示者洋洋
聖謨同符典誥實足以昭示來兹謹據諸臣所述彚成
一帙登諸卷首仍載原進講義以著縁起
一凡説經之篇根據先儒理解純正者固已分別
録入即或不涉訓詁而詞條雅贍可資

觀覽亦所不遺

一頌賛箴銘及四言詩歌原本經訓諸臣所進間涉斯體録存雅飭之篇不復别為卷帙第於目録本題下標出以便檢閲

一科臣原奏内請令進講經義史事及前代奏議謹按奏議自漢晁董諸疏以及唐宋名臣上書剳子等篇率在史册之内是編即依諸史先後叙次成卷奏議一條不復區别云

一宋儒通書西銘諸書及大全語類等編皆所以
闡揚聖學發揮經旨講義内有標舉粹語附以已
見論列入
告者彚為一卷用殿全篇之末
一是編奉
旨纂輯其中蹇淺之作無所發明者不復闌入至已經
入選而時有累句又如家修廷獻四字本無出處
憂盛危明之語祇屬臣僚沿襲時文率多誤用既

經

聖訓指示悉為刪改以訂譌謬

一是編所録計文七百餘篇釐為三十一卷每卷之中經序篇章史分年代性理亦就諸儒傳習先後略為差次或一卷或數卷不等其論孟孝經文各一二篇不能成卷即附周禮卷末

一凡一題而有文數篇或十數篇者易詩書三經為多詞意複沓輒加裁汰所存之篇仍依諸臣進

講時官職第其前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御覽經史講義總目　儒家類

諸臣進講欽奉

上諭一卷十五條

周易八卷二百二十五篇

書經六卷一百九十五篇

詩經五卷一百九篇

春秋一卷十四篇

禮記四卷五十八篇

周禮二卷二十四篇附論孟孝經四篇

史三卷五十五篇

性理一卷十七篇

共三十一卷七百十六篇

臣等謹案

御覽經史講義三十一卷乾隆十四年奉

勅編考講義之作莫盛于南宋其解經者如袁爕

毛詩講義之類其論史者如曹彦約經幄管見之類皆經筵所陳也其更番奏御者謂之故事李曾伯可齋集稿孫夢觀雪窻集中皆有之其體徵引古書于前附列論斷于後主于發揮義理評議是非與講義之循文衍説者為例小殊而即古義以抒所見則其意一也我

皇上深造聖域而俯察邇言海岳高深不遺塵露

乾隆二年

特詔翰林詹事六科十三道諸臣輪奏講義或標舉經文下列先儒義疏而闡明其理蘊或節取史事下列先儒評品而辨析其得失畧加宋人故事之例其敷陳中理者

温綸嘉勉或持論未當者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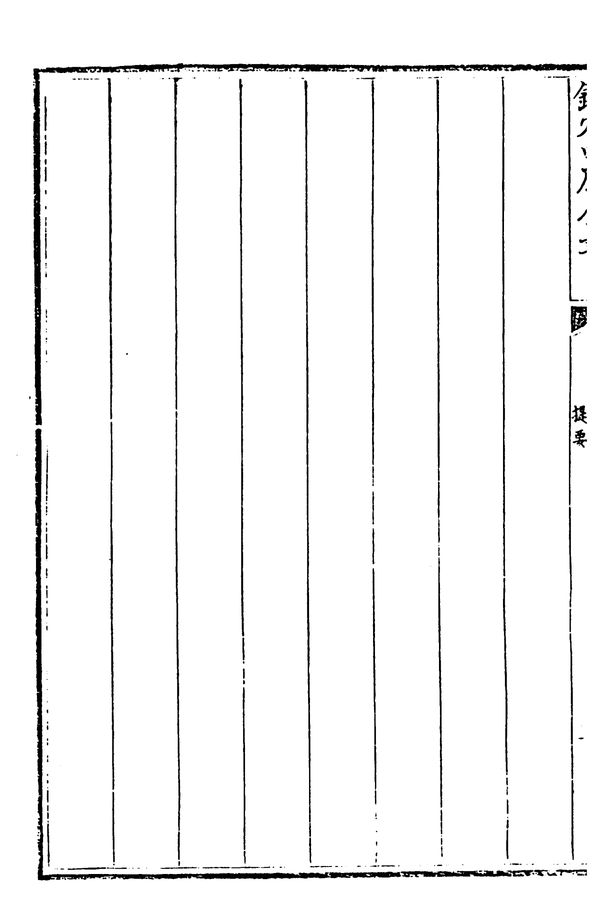
召對開示命復繕以進則宋世未聞是事豈非前

代帝王徒循舊制我

皇上先登道岸足以折衷羣言觔積累既多因
勅大學士蔣溥等編為此帙併以
訓諭改定者恭録簡端蓋都俞吁咈罔非
聖教之裁成而諸臣管蠡之見仰蒙
採擇得以流傳於萬世尤非常之榮幸矣乾隆四
十三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經史講義卷首目録

諸臣進講欽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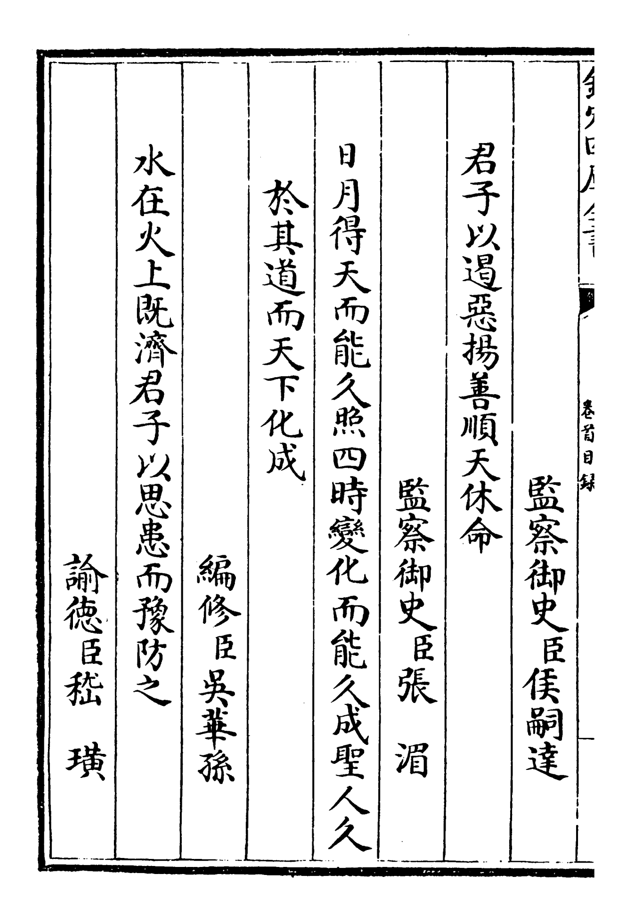
上諭

周易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檢討臣孫景烈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監察御史臣俁嗣達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監察御史臣張　湄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編修臣吳華孫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諭德臣嵇　璜

書經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監察御史臣吳士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編修臣張麟錫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

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侍講學士臣楊椿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侍講學士臣張若靄

君子所其無逸

給事中臣吴元安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徳

監察御史臣齊　軾

詩經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望

監察御史臣叢　洞

史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檢討臣阮學浩

唐太宗以選人多詐冒資蔭勑令自首未發有詐冒事覺者帝欲殺之戴胄奏據法應流帝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勑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帝曰卿能執

法朕復何憂

給事中臣馬宏琦

性理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修撰臣金德瑛

御覽經史講義卷一目録

周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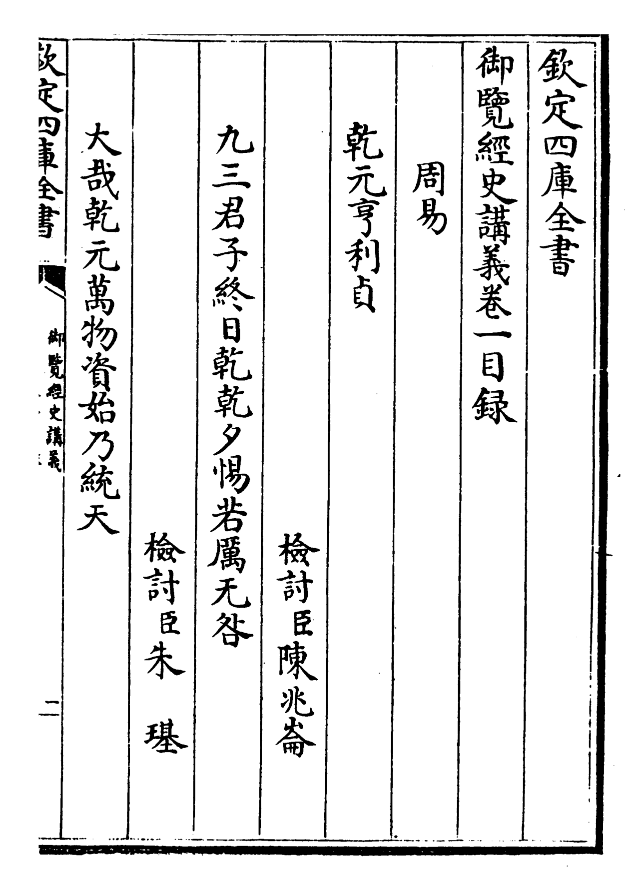
乾元亨利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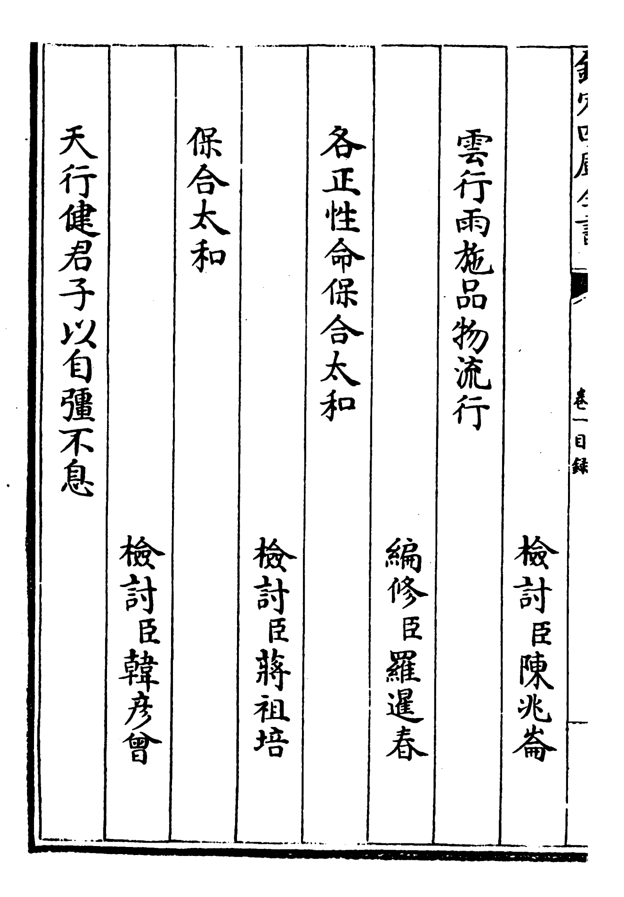
檢討臣陳兆崙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檢討臣朱　堪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行　檢討臣陳兆崙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編修臣羅暹春

保合太和　檢討臣蔣祖培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檢討臣韓彥曾

編修臣孫人龍

編修臣陸嘉穎

編修臣林令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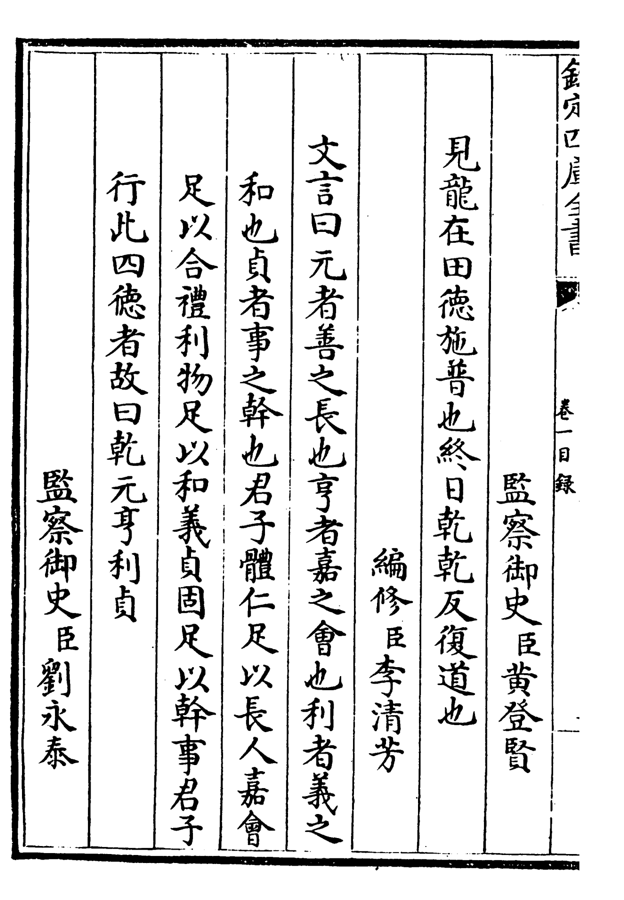
編修臣姚廷祜

編修臣積善

檢討臣張日譽

監察御史臣黄元鐸

監察御史臣包祚永



監察御史臣黃登賢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編修臣李清芳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監察御史臣劉永泰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諭德臣覺羅蘊岱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贊

編修臣沈景瀾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編修臣李　錦
檢討臣朱　堃
監察御史臣馬　丙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編修臣王　錦
檢討臣趙允涵
監察御史臣趙青藜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

監察御史臣周祖榮

閑邪存其誠

監察御史臣周祖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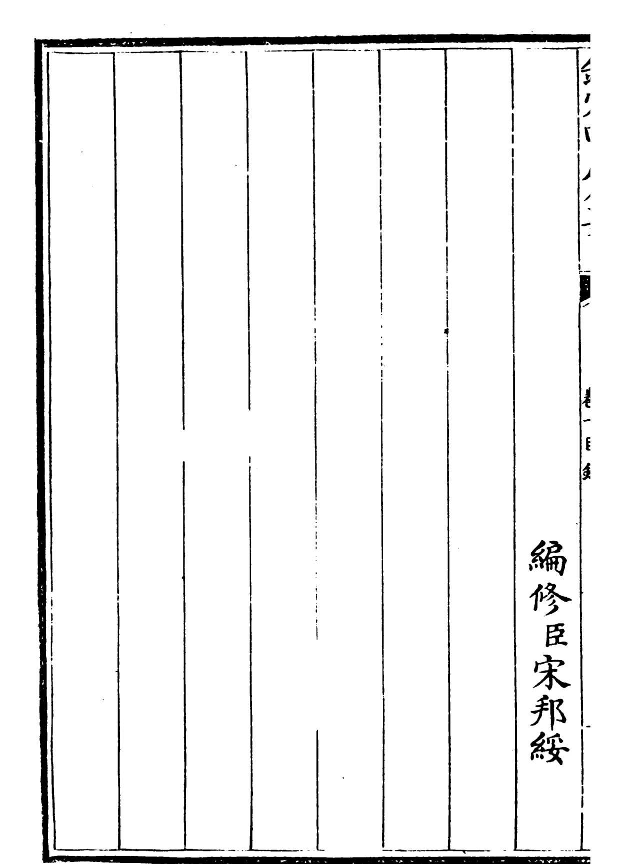
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給事中臣胡寶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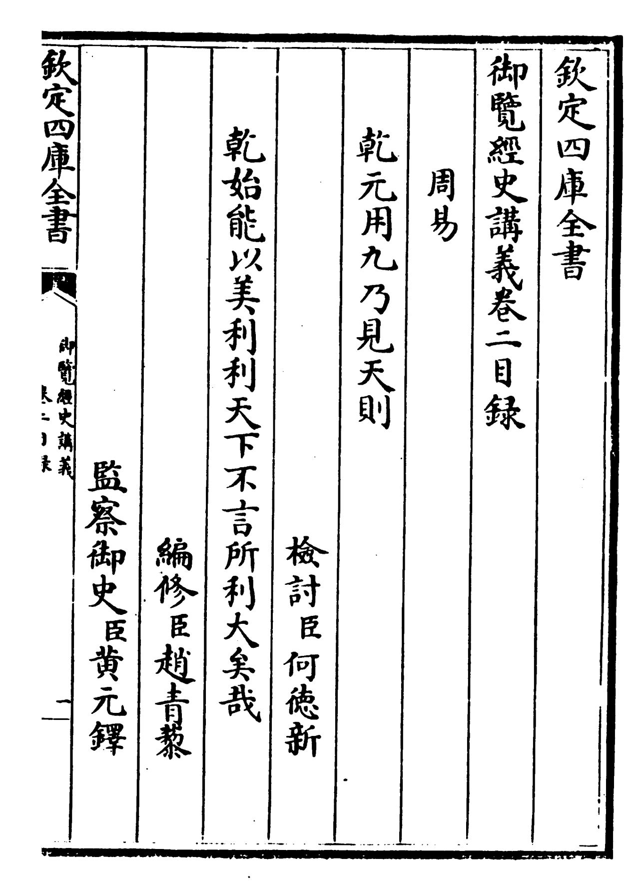
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編修臣朱佩蓮

修辭立其誠



編修臣宋邦綏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目録

周易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檢討臣何德新

編修臣趙青藜

監察御史臣黄元鐸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監察御史臣周祖榮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編修臣李清芳

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編修臣何其睿

監察御史臣趙青藜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監察御史臣毛旭旦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少詹事臣張鵬翀

編修臣吳履泰

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給事中臣倪國璉

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

編修臣張若霈

給事中臣周祖榮

監察御史臣李清芳

監察御史臣周　禮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監察御史臣李敏第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侍講學士臣鶴　年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右庶子臣林蒲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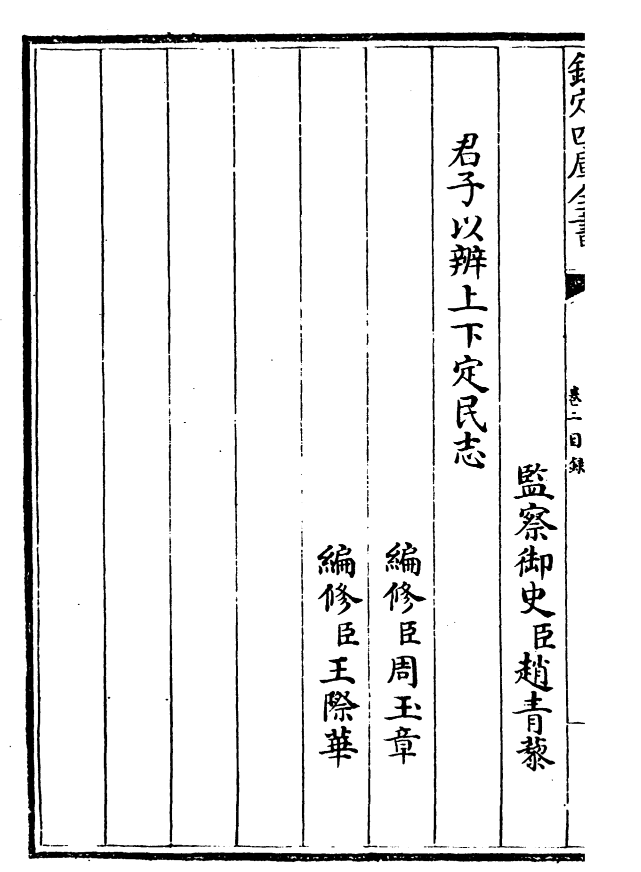
右中允臣錢維城

洗馬臣國　柱

侍讀臣齊名南

編修臣竇光鼐

編修臣莊有信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監察御史臣趙青藜
編修臣周玉章
編修臣王際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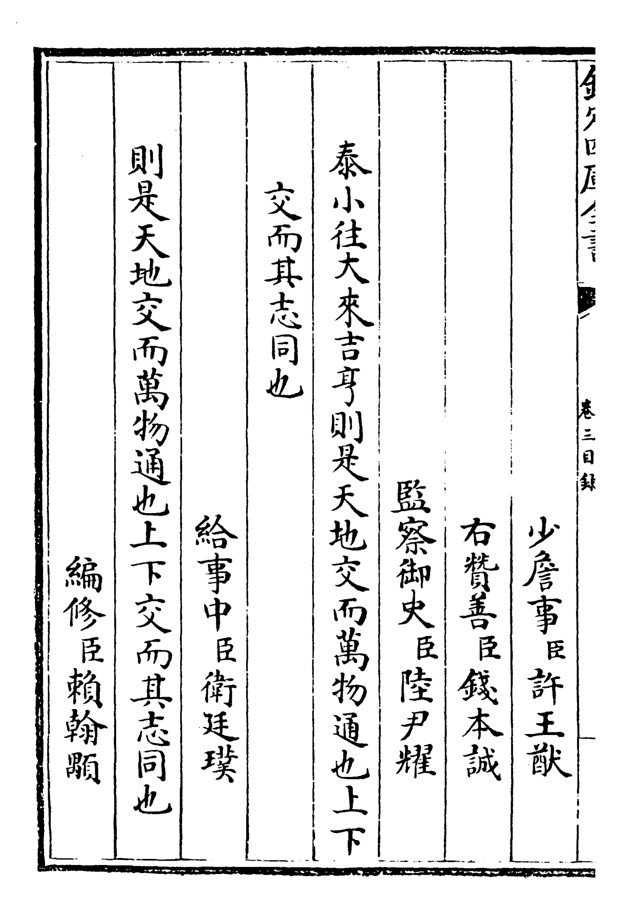
御覽經史講義卷三目録

周易

泰小往大來吉亨

監察御史臣張孝揑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少詹事臣許王猷

右贊善臣錢本誠

監察御史臣陸尹耀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給事中臣衛廷璞

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編修臣賴翰顒

監察御史臣富　德

監察御史臣馬　丙

監察御史臣周祖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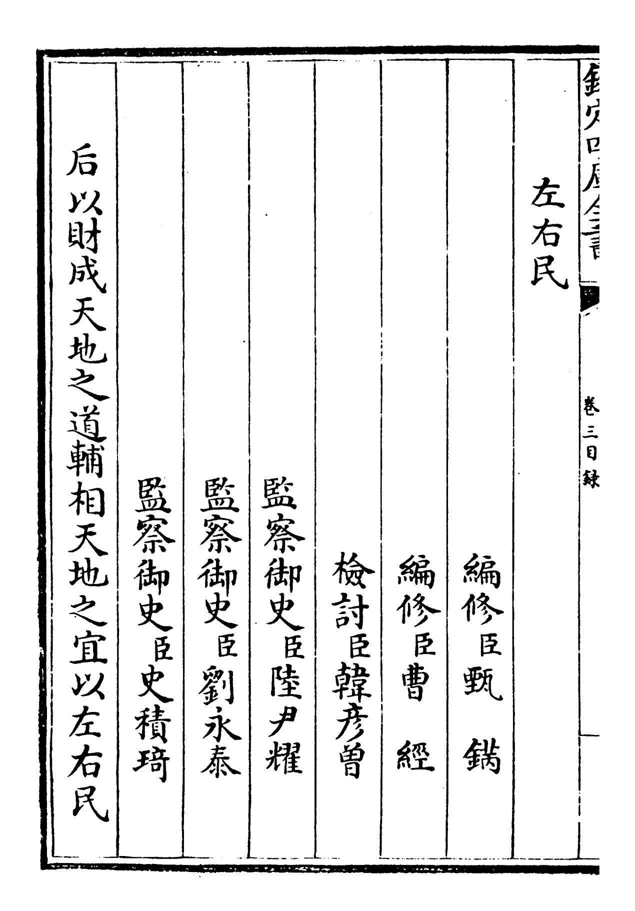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監察御史臣葛峻起

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監察御史臣陳　仁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



左右民

編修臣甄　錡

編修臣曹　經

檢討臣韓彦曾

監察御史臣陸尹耀

監察御史臣劉永泰

監察御史臣史積琦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編修臣陳顧㵳

監察御史臣戴章甫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編修臣王覺蓮

輔相天地之宜

給事中臣倪國璉

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

監察御史臣李慓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檢討臣周𤀹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監察御史臣王輿吾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監察御史臣陶正靖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

食有福

編修臣蔡　新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經史講義卷四目録

周易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監察御史臣周祖榮

同人于野

編修臣徐以烜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

下之志

編修臣夏廷芝

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編修臣沈文鎬

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侍講臣劉　綸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監察御史臣湯　聘

監察御史臣周　琰

監察御史臣劉永泰

應乎天而時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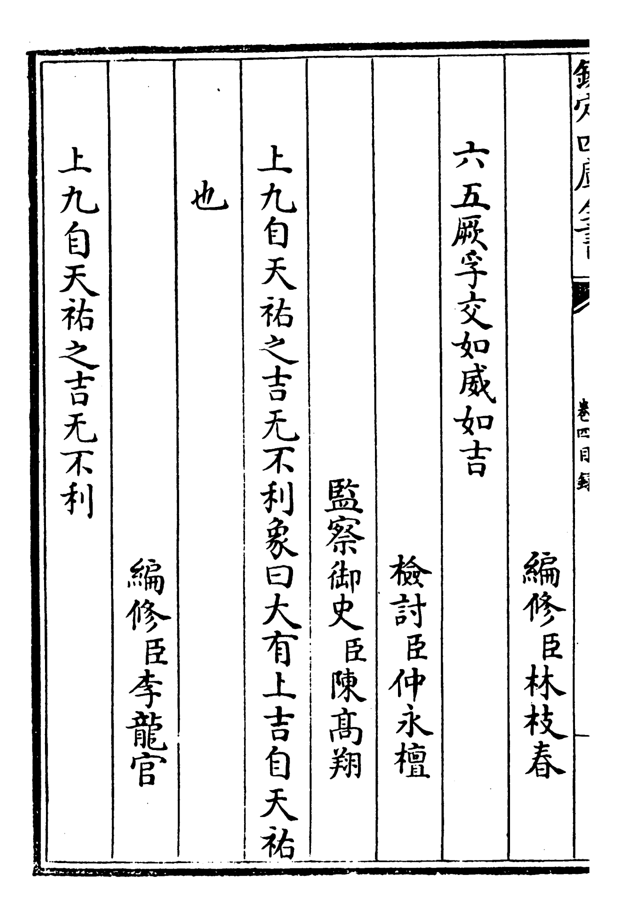
監察御史臣倪國璉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監察御史臣邱玖華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編修臣林枝春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檢討臣仲永檀

監察御史臣陳高翔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編修臣李龍官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編修臣儲晉觀

謙 艮下坤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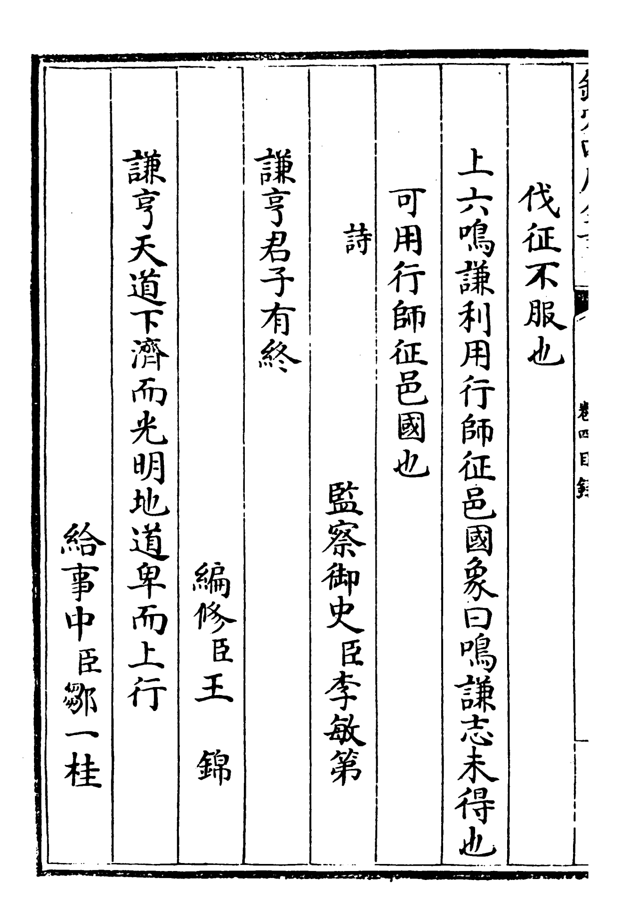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



伐征不服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

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詩

監察御史臣李敏第

謙亨君子有終

編修臣王　錦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給事中臣鄒一桂

監察御史臣包祚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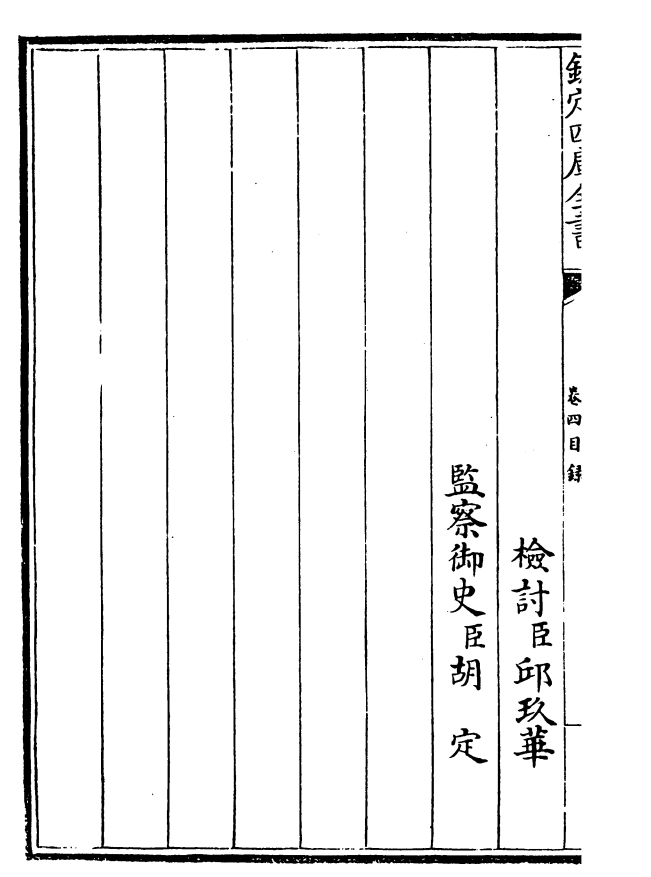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監察御史臣金　溶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監察御史臣周祖榮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檢討臣邱玖華

監察御史臣胡　定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經史講義卷五目録

周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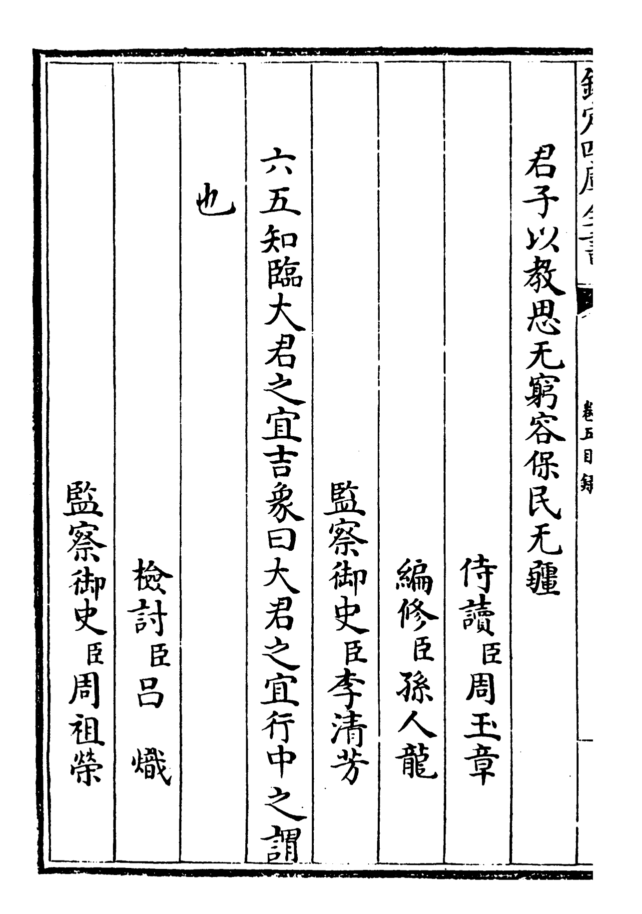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無疆

右中允臣朱良裘

侍講臣馮秉仁

編修臣張若需

監察御史臣金溶



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侍讀臣周玉章

編修臣孫人龍

監察御史臣李清芳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檢討臣呂熾

監察御史臣周祖榮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給事中臣宮煥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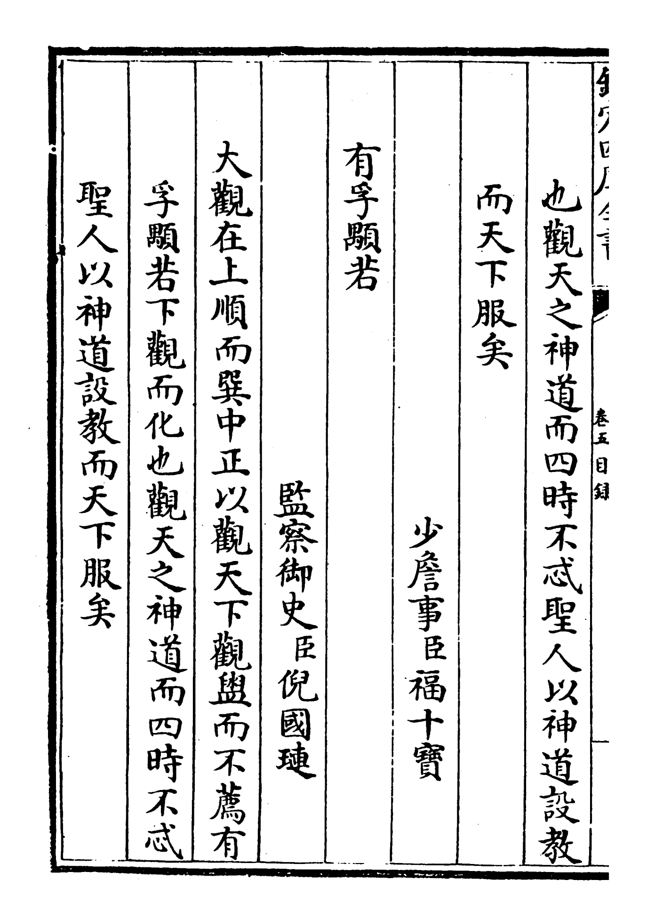
監察御史臣張孝揑

監察御史臣陳高翔

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監察御史臣沈世楓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



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
而天下服矣

少詹事臣福十寶

有孚顒若

監察御史臣倪國璉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
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編修臣觀保

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監察御史臣馬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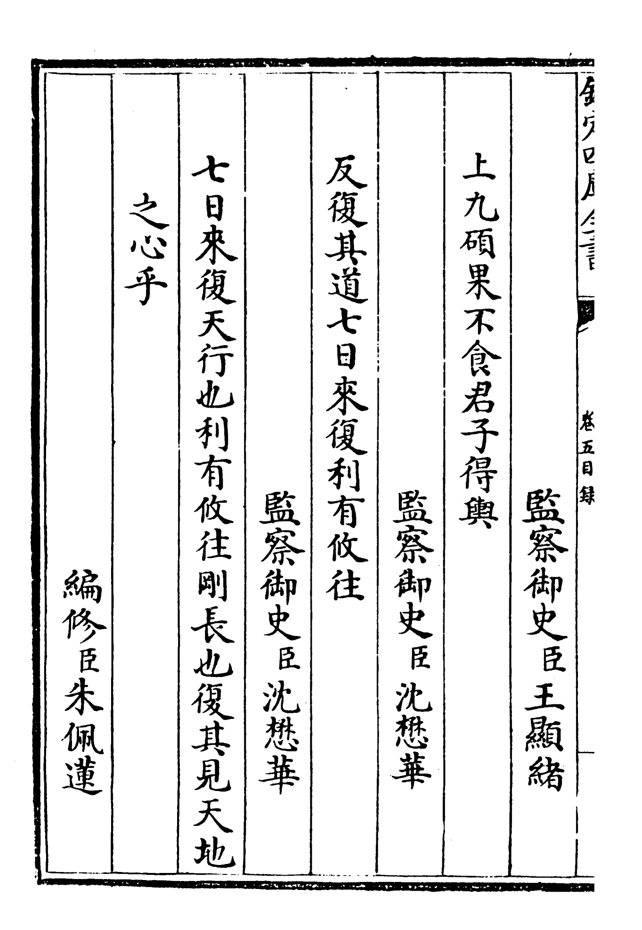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監察御史臣倪國璉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編修臣竇光鼐

編修臣錢琦



監察御史臣王顯緒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

監察御史臣沈懋華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監察御史臣沈懋華

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編修臣朱佩蓮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編修臣吳兆雯

編修臣儲麟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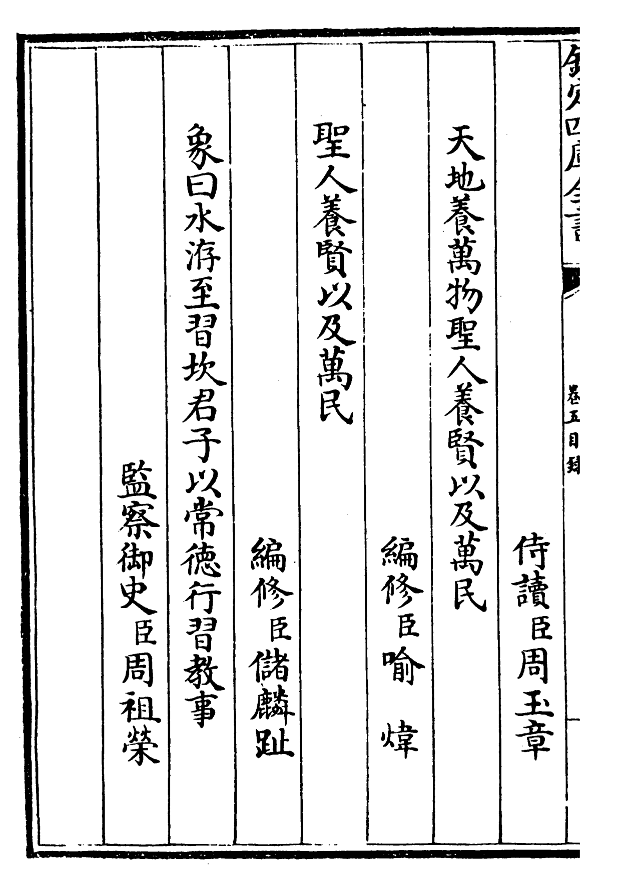
檢討臣萬松齡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編修臣錢琦

監察御史臣周祖榮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侍讀臣周玉章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編修臣喻　煒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編修臣儲麟趾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監察御史臣周祖榮

御覽經史講義卷六目録

周易

咸亨利貞

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編修臣萬承蒼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

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編修臣僧格勒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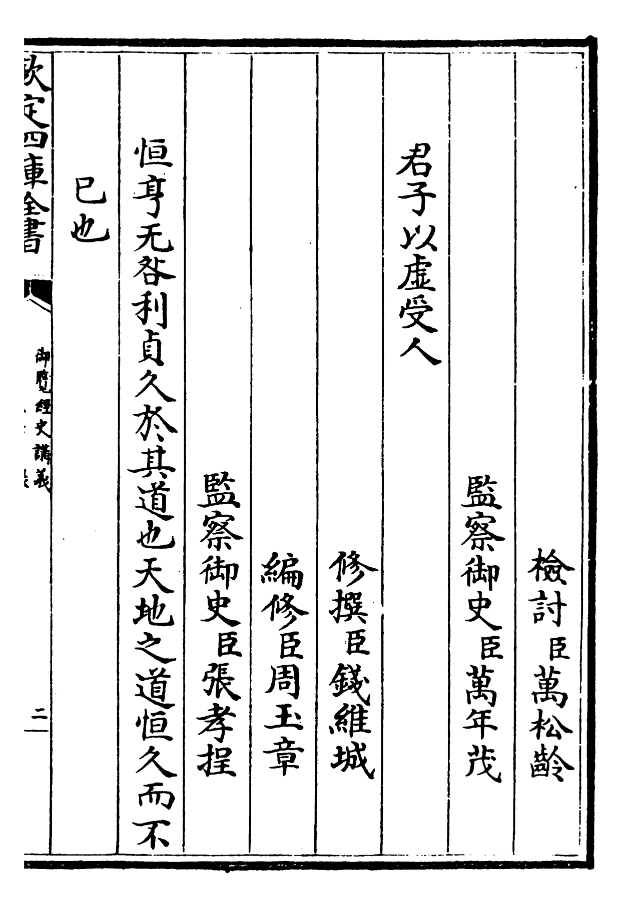
編修臣鄧時敏

編修臣林蒲封

編修臣路斯道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虚受人

編修臣孫　灝



檢討臣萬松齡

監察御史臣萬年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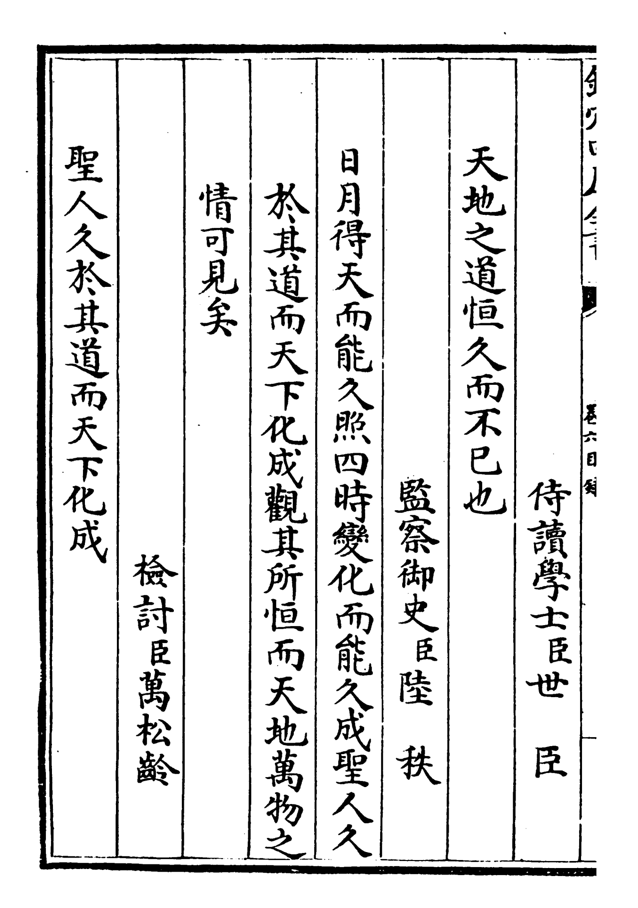
君子以虛受人

修撰臣錢維城

編修臣周玉章

監察御史臣張孝揑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侍讀學士臣世　臣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監察御史臣陸　秩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檢討臣萬松齡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侍讀臣林蒲封

編修臣吴嗣富

監察御史臣侯嗣達

監察御史臣楊　勲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監察御史臣周祖榮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給事中臣陸尹耀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庶子臣林蒲封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虚與時偕行

監察御史臣陸尹耀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

涉大川木道乃行

監察御史臣陳大玠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

道與時偕行

侍讀臣李清植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

監察御史臣沈廷芳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

道與時偕行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諭德臣覺羅蘇岱
編修臣馮秉仁
給事中臣朱鳳英
編修臣秦勇均
監察御史臣吴文焕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監察御史臣楊　勲

御覽經史講義卷七目録

周易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編修臣徐　璋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檢討臣郭肇鐄

有孚惠心勿問元吉

監察御史臣張　湄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説決而和

監察御史臣李賢經

彖曰萃聚也順以説剛中而應故聚也

檢討臣唐進賢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給事中臣陸尹耀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檢討臣韓彦曾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侍讀臣林蒲封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侍讀臣彭樹葵

監察御史臣倪國璉

巽而耳目聰明

中允臣周長發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監察御史臣張孝捏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監察御史臣陸尹耀

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編修臣朱佩蓮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

飽也

檢討臣雙　頂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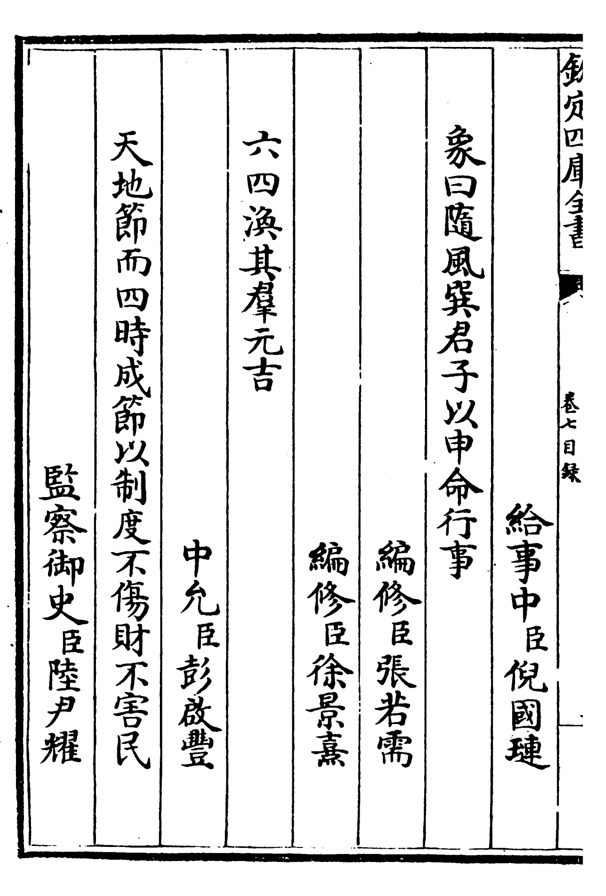
監察御史臣沈懋華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侍讀學士臣程景伊

編修臣林蒲封

重巽以申命



給事中臣倪國璉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編修臣張若需

編修臣徐景熹

六四渙其羣元吉

中允臣彭啓豐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監察御史臣陸尹耀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檢討臣熊郢宣

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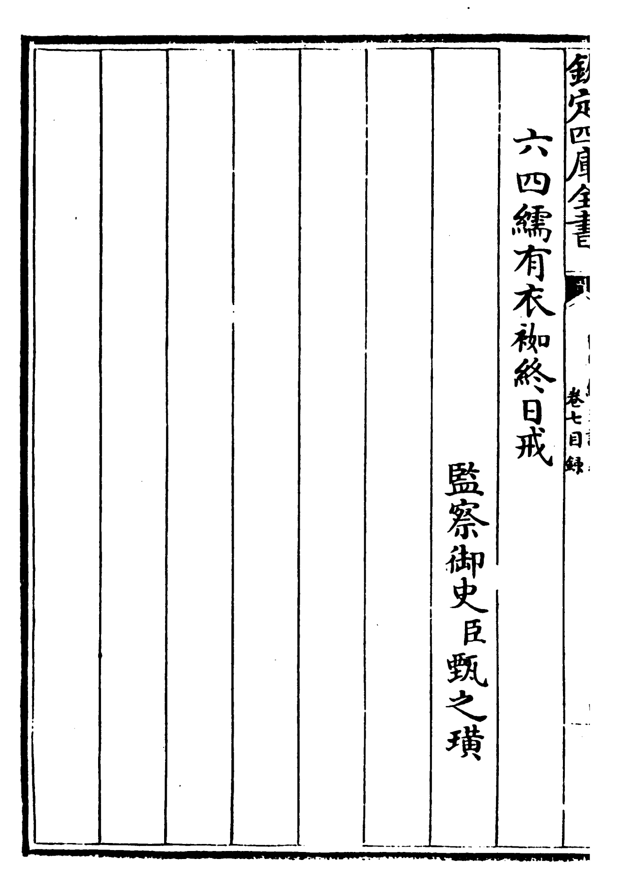
庶子臣周資陳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檢討臣萬松齡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監察御史臣陳仁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監察御史臣甄之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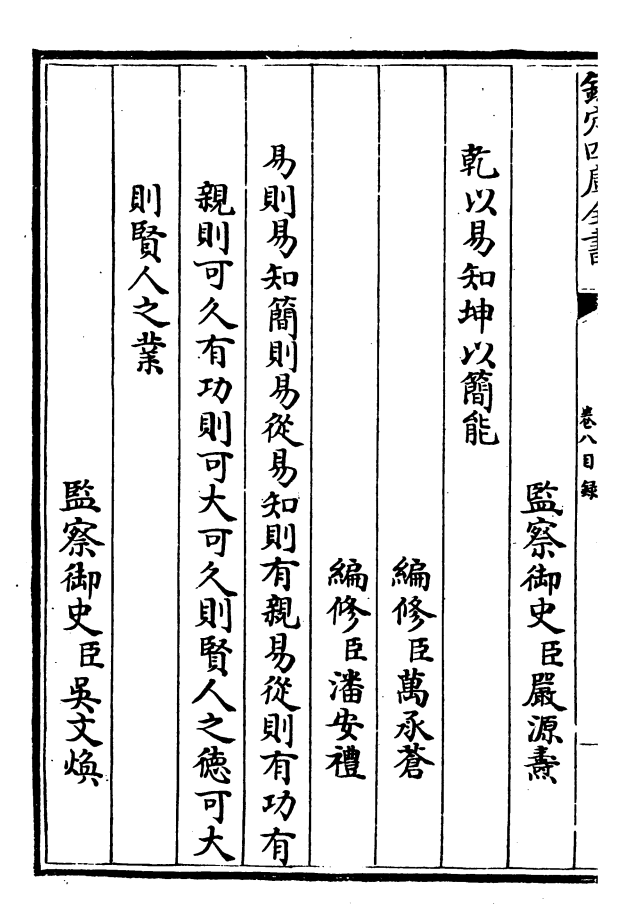
御覽經史講義卷八目錄

周易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檢討臣陳兆崙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監察御史臣嚴源燾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編修臣萬承蒼

編修臣潘安禮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監察御史臣吳文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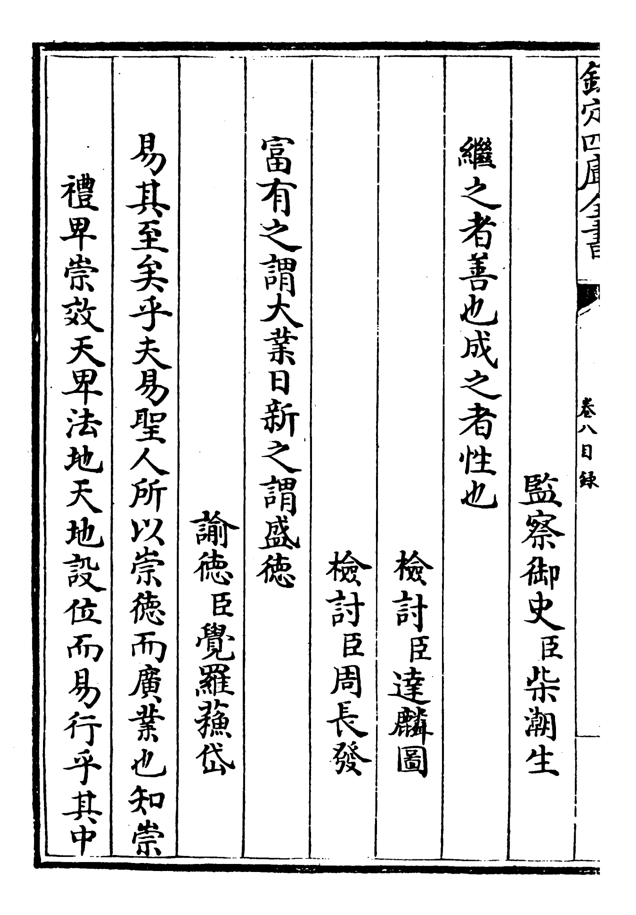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諭德臣覺羅蘓岱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編修臣潘安禮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監察御史臣柴潮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檢討臣達麟圖

檢討臣周長發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諭德臣覺羅蕴岱

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

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編修臣秦　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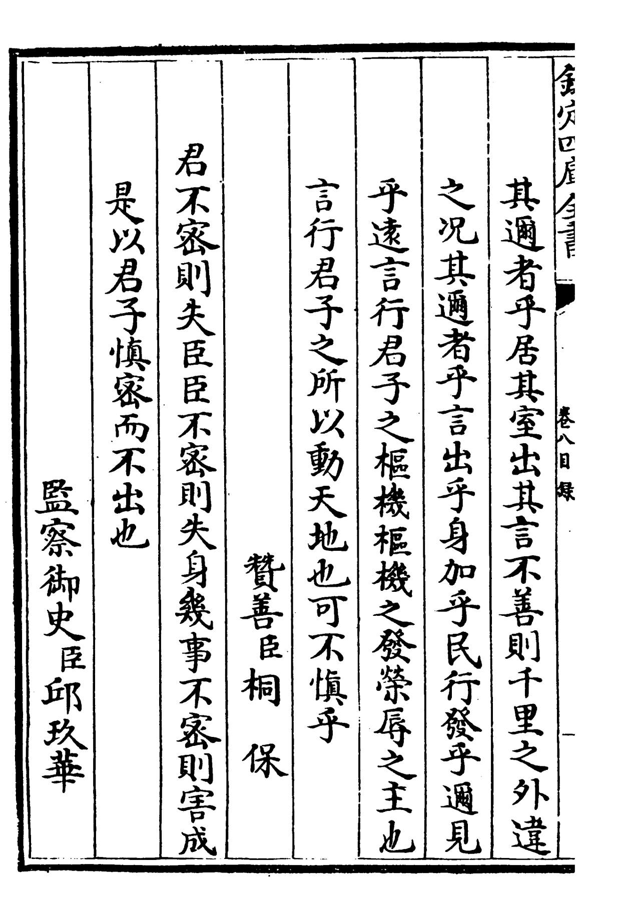
夫易聖人所以崇徳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編修臣積　善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監察御史臣書　昌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



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贊善臣桐　保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監察御史臣邱玖華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編修臣秦蕙田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監察御史臣張　漢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編修臣沈榮仁

河出圖洛出書

給事中臣盧秉純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監察御史臣柴潮生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編修臣吳兆雯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

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中允臣任啟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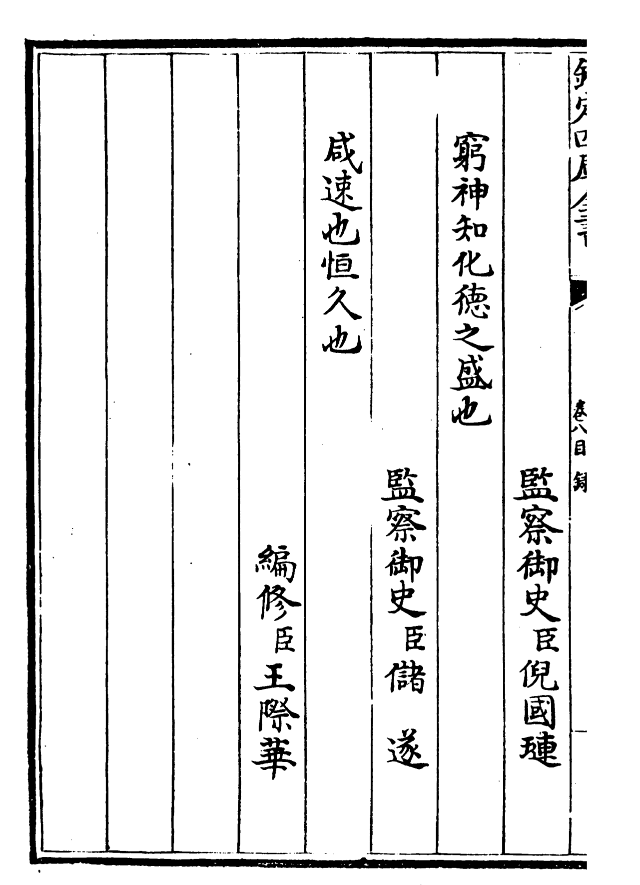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編修臣邵齊燾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檢討臣韓彥曾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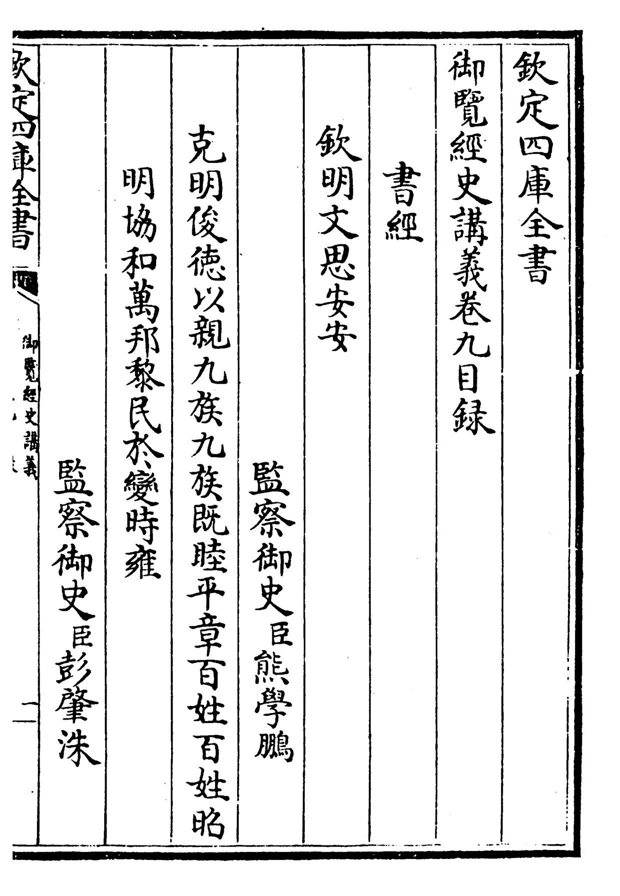
監察御史臣倪國璉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監察御史臣儲遂

咸速也恒久也

編修臣王際華



御覽經史講義卷九目録

書經

欽明文思安安

監察御史臣熊學鵬

克明俊徳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監察御史臣彭肇洙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監察御史臣陳大玠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監察御史臣歐堪善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修撰臣金甡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編修臣何其睿

編修臣王居正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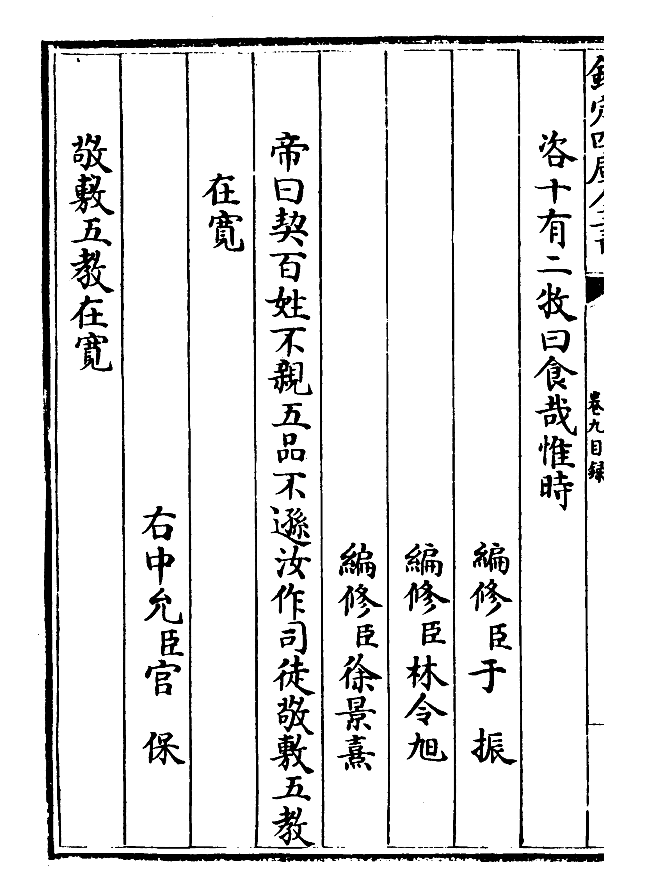
編修臣李友棠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監察御史臣廖必琦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監察御史臣鄒一桂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編修臣于　振

編修臣林令旭

編修臣徐景熹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
在寬

右中允臣官　保

敬敷五教在寬

編修臣孫人龍

編修臣張九鎰

給事中臣邵錦濤

監察御史臣齊　軾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檢討臣德保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監察御史臣丁廷讓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給事中臣楊二酉

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給事中臣鹿邁祖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編修臣蔣麟昌

監察御史臣李　㥬

欽哉惟時亮天功

監察御史臣胡寶瑔

監察御史臣張日謦

監察御史臣永　世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右中允臣朱良裘

修撰臣金德瑛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經史講義卷十目録

書經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修撰臣于敏中

監察御史臣劉方藹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銘

編修臣劉慥

編修臣秦蕙田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木金土穀惟修正德利

用厚生惟和

編修臣王居正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編修臣路斯道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侍講臣鄂容安

禹拜昌言

監察御史臣吳煒

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民勵翼邇可遠在兹禹拜昌言曰俞

少詹事臣張鵬翀

在知人在安民

侍讀臣李清植

監察御史臣王興吾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編修臣曹秀先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檢討臣郭肇鐄

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監察御史臣趙青藜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編修臣杭世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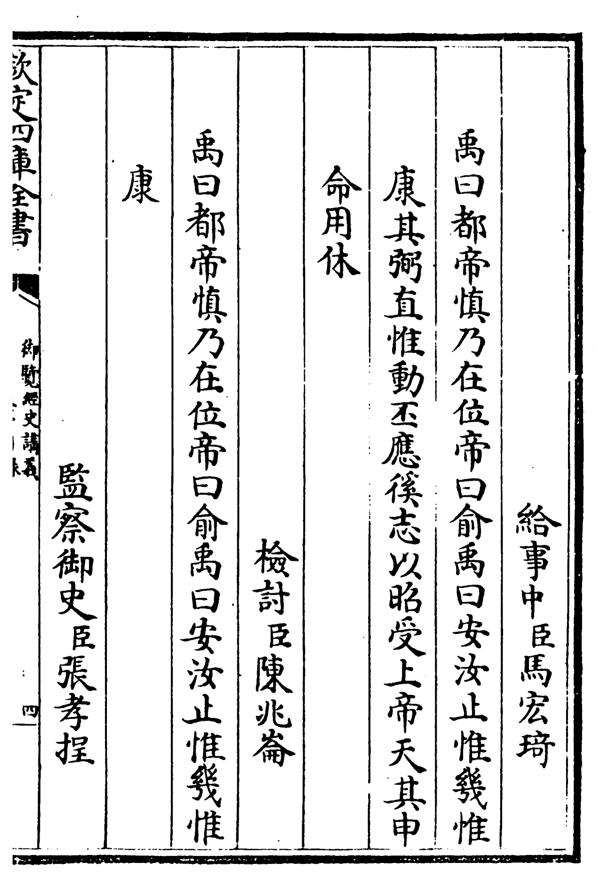
天工人其代之

檢討臣齊召南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右中允臣任啓運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給事中臣馬宏琦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檢討臣陳兆崙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

監察御史臣張孝挰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

箴

侍講學士臣龔　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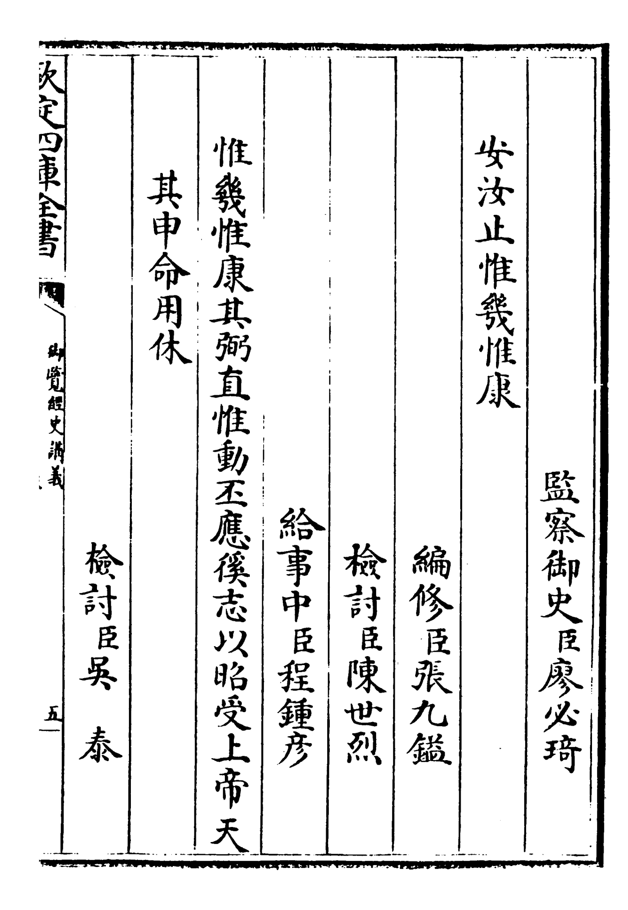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
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監察御史臣陳高翔

監察御史臣周人驥

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編修臣劉　慥



監察御史臣廖必琦

安汝止惟幾惟康

編修臣張九鎰

檢討臣陳世烈

給事中臣程鍾彦

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檢討臣吳　泰

惟幾惟康

監察御史臣李㥣

御覽經史講義卷十一目録

書經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侍讀臣蔡揚宗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檢討臣陳世烈

編修臣何其睿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編修臣雷鋐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檢討臣伊興阿

監察御史臣歐堪善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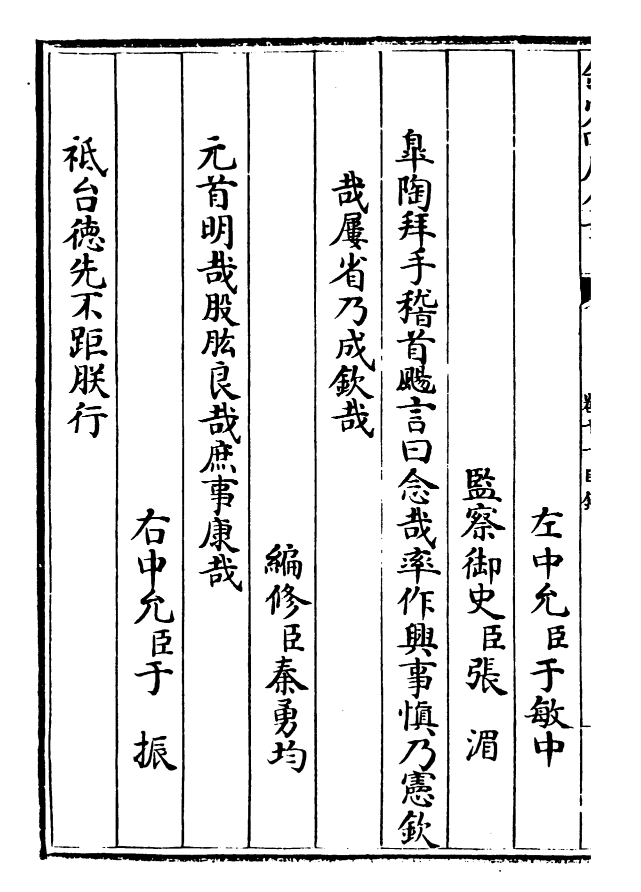
編修臣朱桓

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監察御史臣徐以升

百工熙哉

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左中允臣于敏中

監察御史臣張　湄

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

哉屢省乃成欽哉

編修臣秦勇均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右中允臣于　振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監察御史臣李㦿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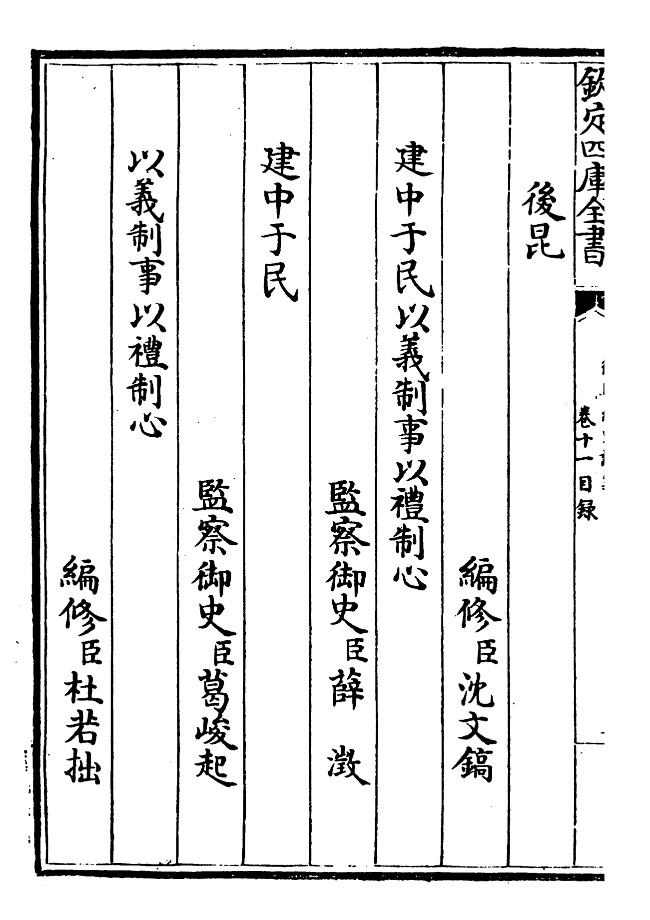
侍講臣任啟運

侍講臣張映辰

克寬克仁

編修臣熊暉吉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



後昆

編修臣沈文鎬

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監察御史臣薛澂

建中于民

監察御史臣葛峻起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編修臣杜若拙

編修臣李龍官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監察御史臣李清芳

好問則裕

監察御史臣張孝揑

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仲虺之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

明時乂

秦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洪範王訪于箕子曰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叙

侍講臣于　振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侍讀臣周玉章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

監察御史臣柴潮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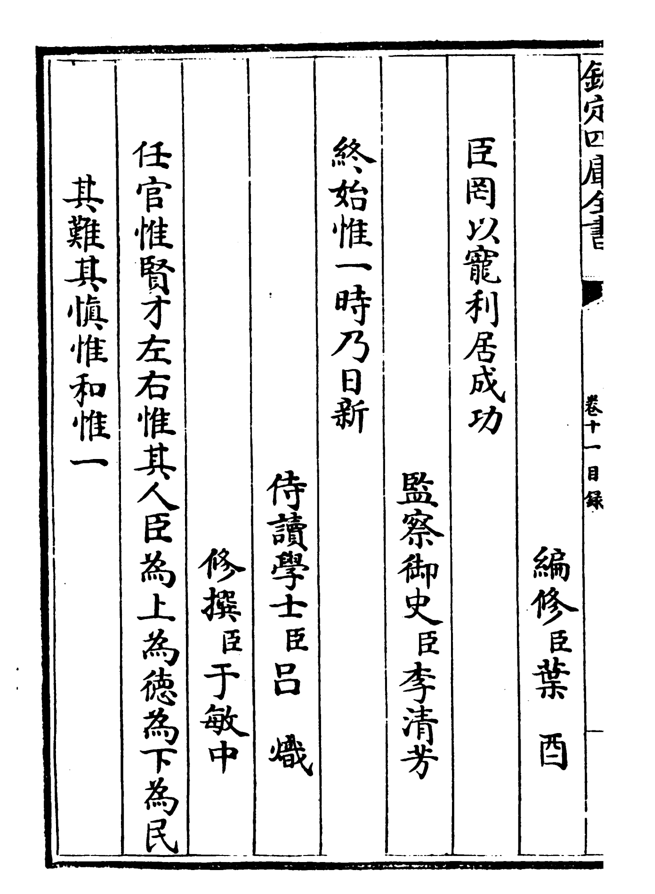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侍讀臣赫　瞻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監察御史臣熊學鵬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編修臣葉酉

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監察御史臣李清芳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侍讀學士臣呂熾

修撰臣于敏中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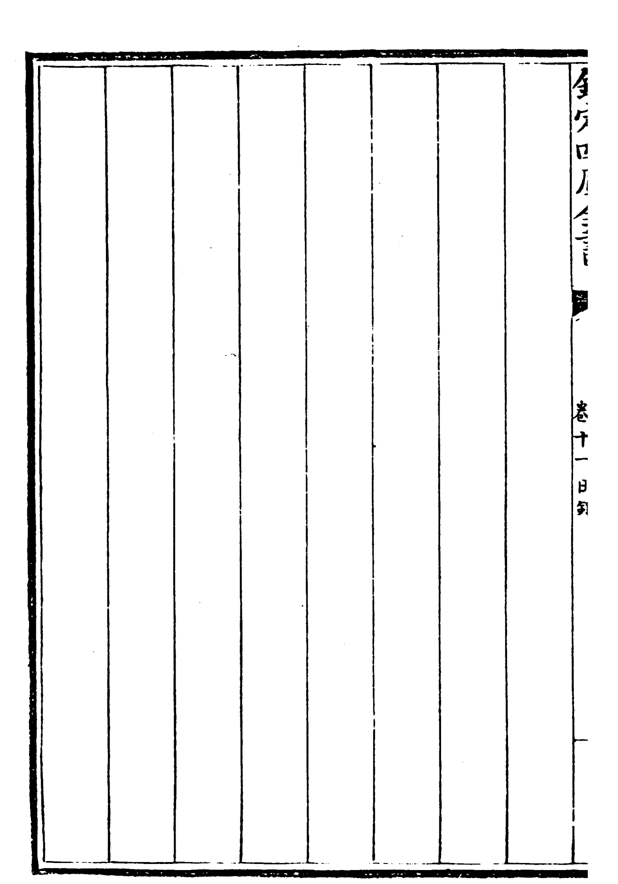
監察御史臣郭石渠

監察御史臣陸尹耀

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編修臣蔣元益

監察御史臣沈廷芳



御覽經史講義卷十二目録

書經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檢討臣陳兆崙

監察御史臣馬燝

監察御史臣沈景瀾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

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檢討臣鶴　年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侍讀臣黃孫懋

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監察御史臣胡寶瑔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侍講臣介福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

侍講學士臣熊暉吉

監察御史臣陳高翔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

監察御史臣彭肇洙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

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監察御史臣徐以升

后從諫則聖

檢討臣李金臺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右庶子臣陳　浩

給事中臣陳履平

監察御史臣朱續經

監察御史臣黄登貴

編修臣孫人龍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監察御史臣鹿邁祖

惟聖時憲

編修臣王　檢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編修臣秦勇均

編修臣陸嘉穎
監察御史臣孫宗溥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編修臣孫宗溥
監察御史臣程盛修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右中允臣涂逢震
編修臣汪士鍠

監察御史臣孫灝
監察御史臣沈廷芳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侍讀臣林令旭
監察御史臣劉芳藹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兹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

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給事中臣程鍾彥

學于古訓乃有獲

檢討臣王太岳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玆道積于厥躬

給事中臣邵錦濤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玆道積于厥

躬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給事中臣張　鉞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編修臣王　楷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給事中臣鍾　衡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給事中臣楊二酉

御覽經史講義卷十三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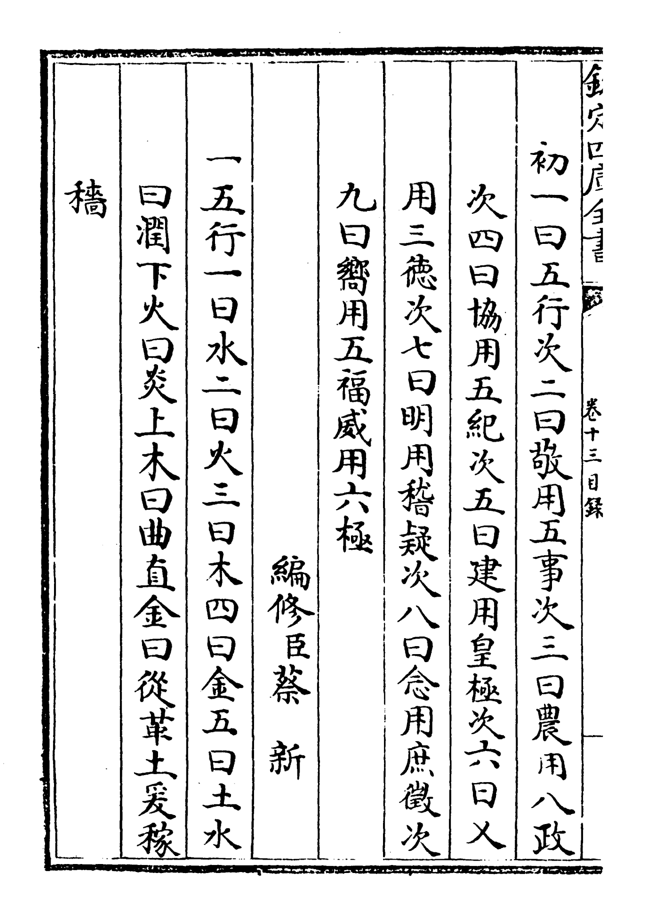
書經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給事中臣劉方藹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彞倫攸叙

監察御史臣包祚永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編修臣蔡　新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編修臣儲麟趾

敬用五事

侍講學士臣吴履泰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檢討臣趙德昌

思曰睿睿作聖

檢討臣萬松齡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

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給事中臣程鍾彥

編修臣竇光鼐

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監察御史臣劉方藹

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監察御史臣廖必琦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監察御史臣萬年茂

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强子孫其逢吉

編修臣何其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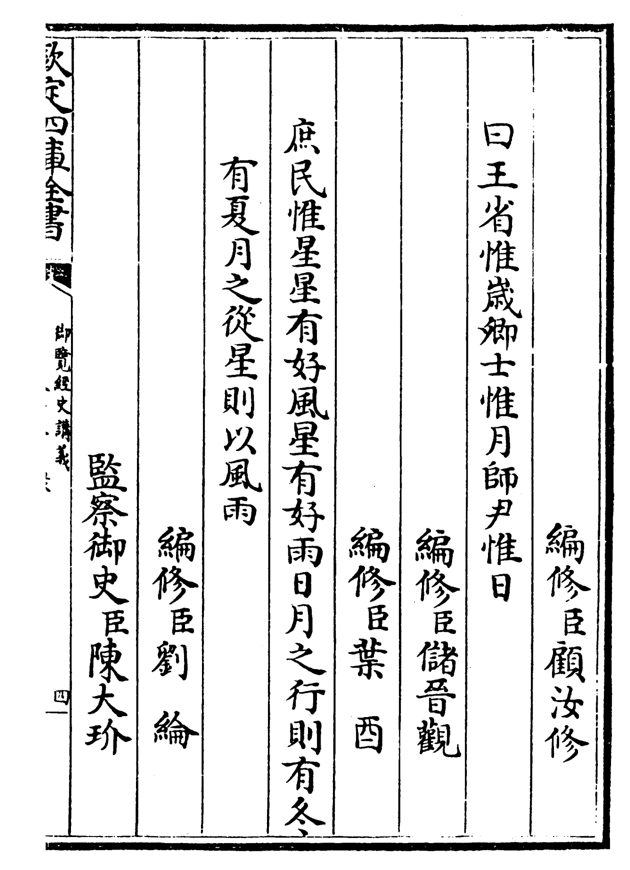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

編修臣程景伊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給事中臣鄒一桂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編修臣顧汝修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編修臣儲晉觀

編修臣葉　酉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編修臣劉　綸

監察御史臣陳大玠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監察御史臣書昌

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侍講臣鄂容安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侍讀學士臣裘曰修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監察御史臣陶正靖

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監察御史臣書　昌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給事中臣鍾　衡

王敬作所

編修臣白　瀛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

編修臣沈德潛

編修臣程景伊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經史講義卷十四目録

書經

君子所其無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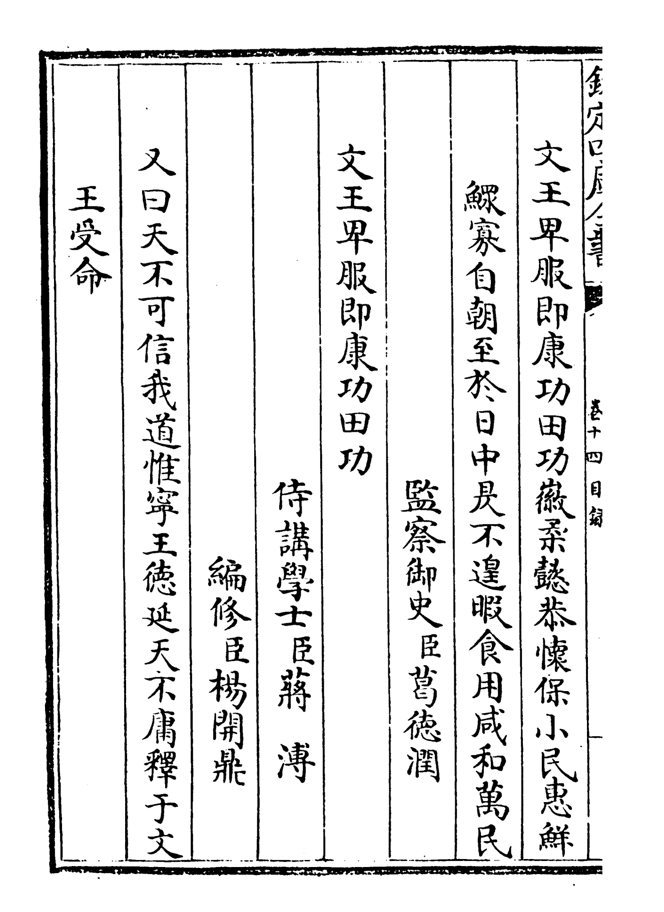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箴

修撰臣錢維城

檢討臣夢　麟

編修臣竇光鼐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
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監察御史臣葛德潤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侍講學士臣蔣溥

編修臣楊開鼎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
王受命

監察御史臣李㟧
監察御史臣薛澂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侍讀臣鄂容安

克用三宅三俊

編修臣林枝春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兹乃俾乂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編修臣吳履泰

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監察御史臣柴潮生

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編修臣雙慶

編修臣裘曰修

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檢討臣齊名南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庬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侍講臣介　福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侍講臣介　福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右贊善臣宋　楠

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懐

侍讀學士臣汪由敦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編修臣儲晉觀

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少詹事臣徐以烜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監察御史臣程盛修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監察御史臣朱續晫

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編修臣丁一燾

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監察御史臣胡寶瑔

辭尚體要

編修臣儲麟趾

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監察御史臣錢度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

交修不逮

侍讀臣黄孫懋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監察御史臣霍備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

師鑒于茲祥刑

少詹事臣沈德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覽經史講義卷十五至三十目錄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　鏞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金三俊

御覽經史講義卷十五目録

詩經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

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罝施

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編修臣儲晉觀

于以采蘋南澗之濵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

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

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編修臣諸錦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給事中臣盧秉純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

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兮摽有梅頃筐塈之

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編修臣諸　錦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編修臣沈文鎬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監察御史臣劉永泰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
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瑶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
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監察御史臣劉永泰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
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
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監察御史臣沈懋華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編修臣鈕汝騏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

監察御史臣陳大玠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

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編修臣汪廷璵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編修臣孫人龍

我稼既同

檢討臣萬松齡

詩序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其惟東山乎

編修臣諸錦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

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示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編修臣儲麟趾

監察御史臣趙青藜

修撰臣金甡

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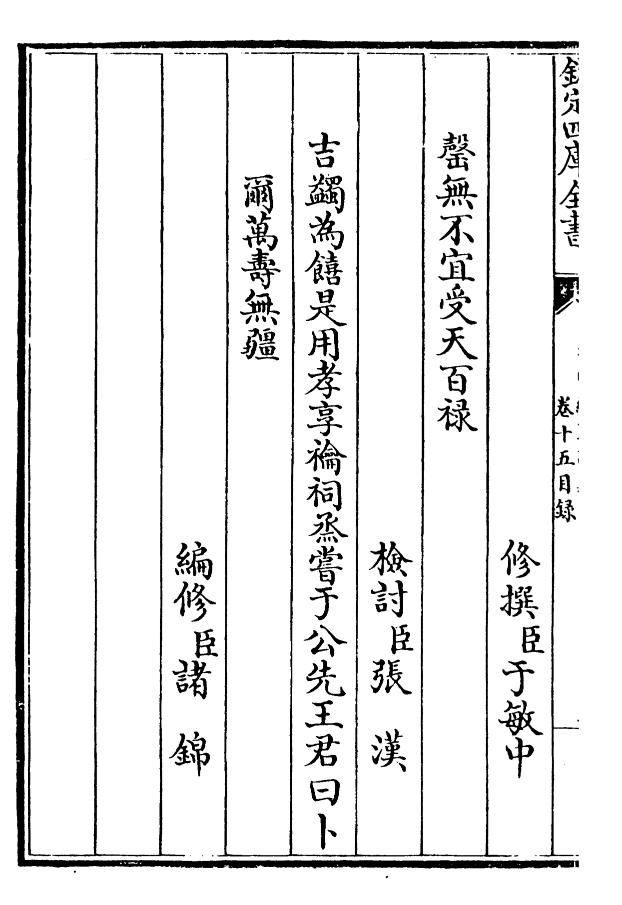
編修臣栢謙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洗馬臣趙大鯨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罄無不宜受天百禄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罄無不宜受天百禄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

爾萬壽無疆

修撰臣于敏中

檢討臣張　漢

編修臣諸　錦

御覽經史講義卷十六目録

詩經

編修臣徐瑋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黄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

成

監察御史臣沈世楓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編修臣王會汾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

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

檢討臣張鵬翀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

監察御史臣高景蕃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監察御史臣陳　仁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監察御史臣張　湄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曽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給事中臣衛廷璞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編修臣湯大紳

給事中臣汪　榯

監察御史臣馬　燝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監察御史臣馬燝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編修臣馮祁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曽孫不怒農

夫克敏

給事中臣羅鳳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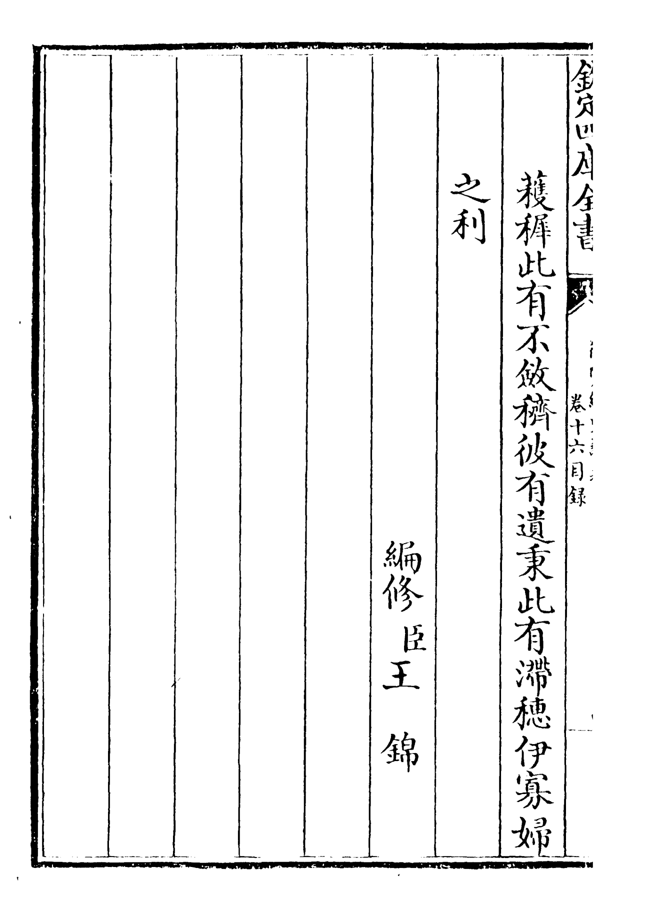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檢討臣吳　泰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

監察御史臣馬　燝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



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編修臣王錦

監察御史臣張　湄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曽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給事中臣衛廷璞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編修臣湯大紳

給事中臣汪　榯

監察御史臣馬　燝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
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
我髦士

監察御史臣馬　爆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編修臣馮　祁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
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

夫克敏

給事中臣羅鳳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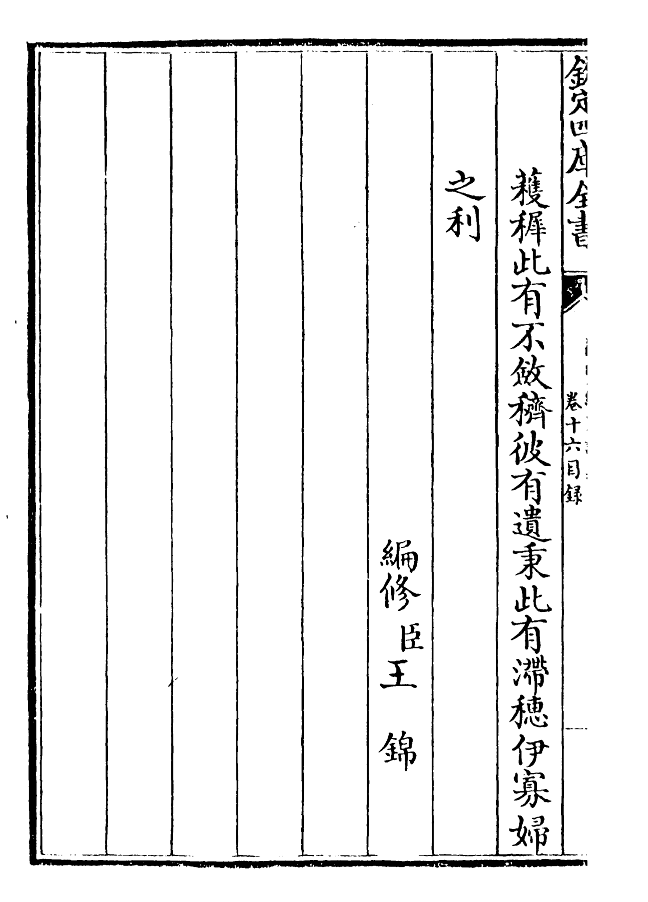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檢討臣吴　泰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

監察御史臣馬　爆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



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編修臣王錦

之自天申之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編修臣王　峻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監察御史臣陳其凝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

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

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右中允臣朱良裘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

位民之攸塈

給事中臣汪　榯

監察御史臣周人驥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經史講義卷十八目録

詩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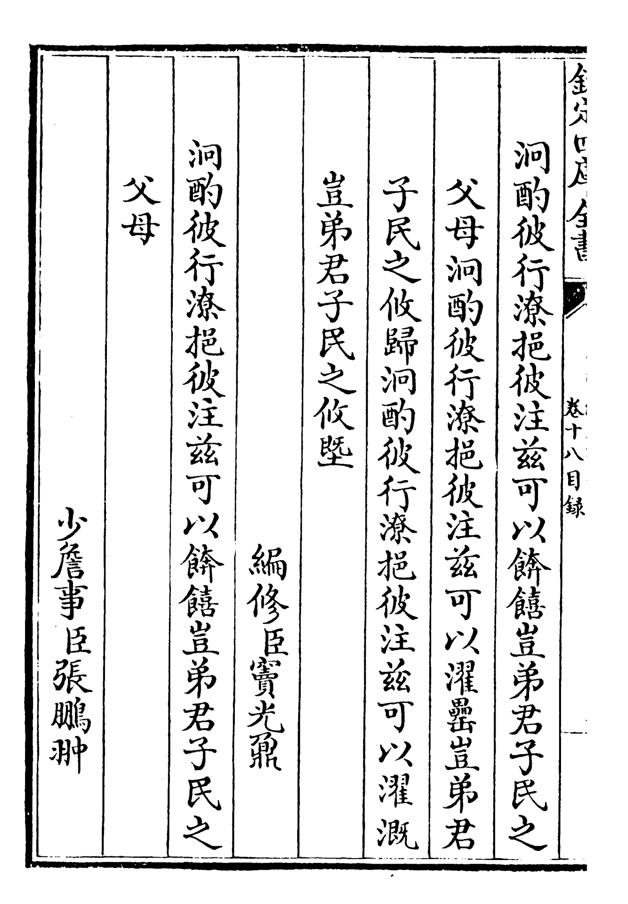
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編修臣林枝春

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監察御史臣彭肇洙

監察御史臣衛廷璞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編修臣竇光鼐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少詹事臣張鵬翀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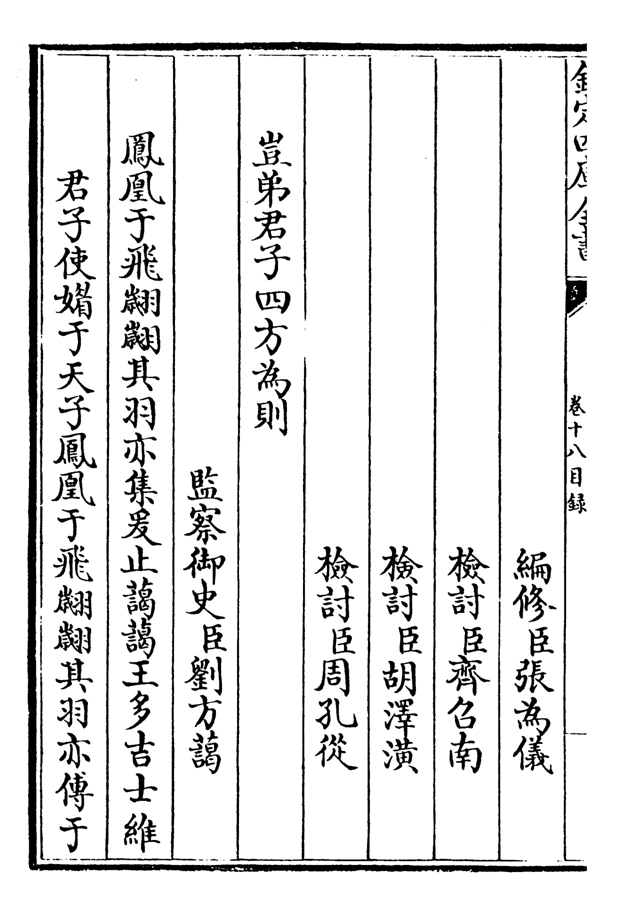
侍讀臣周玉章

編修臣王居正

編修臣楊述曾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編修臣董邦達



編修臣張為儀
檢討臣齊名南
檢討臣胡澤潢
檢討臣周孔從

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監察御史臣劉方藹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

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

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編修臣張　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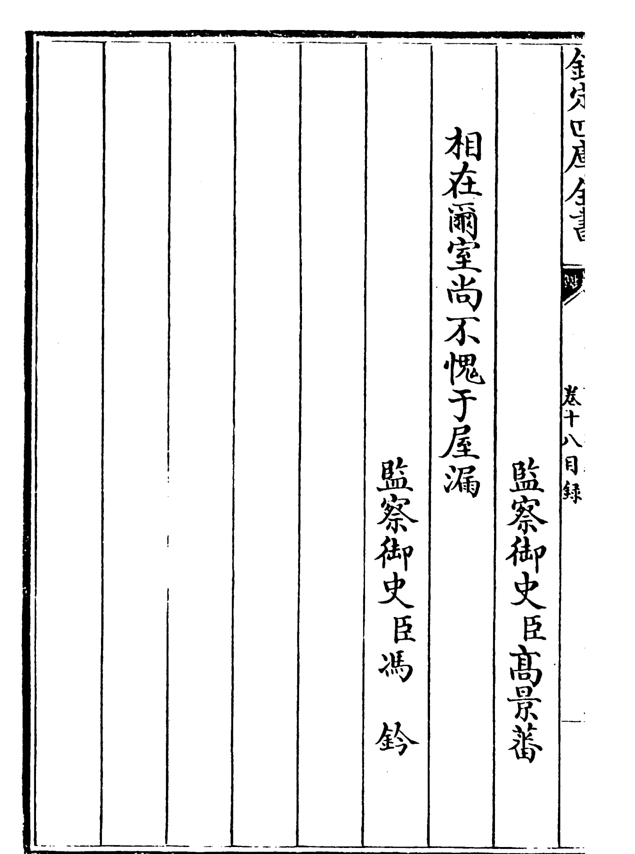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編修臣諸　錦

詢于芻蕘

監察御史臣叢　洞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



監察御史臣高景蕃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監察御史臣馮　鈐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經史講義卷十九目録

詩經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徳對越在

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

給事中臣倪國璉

無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

編修臣張映斗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右中允臣齊召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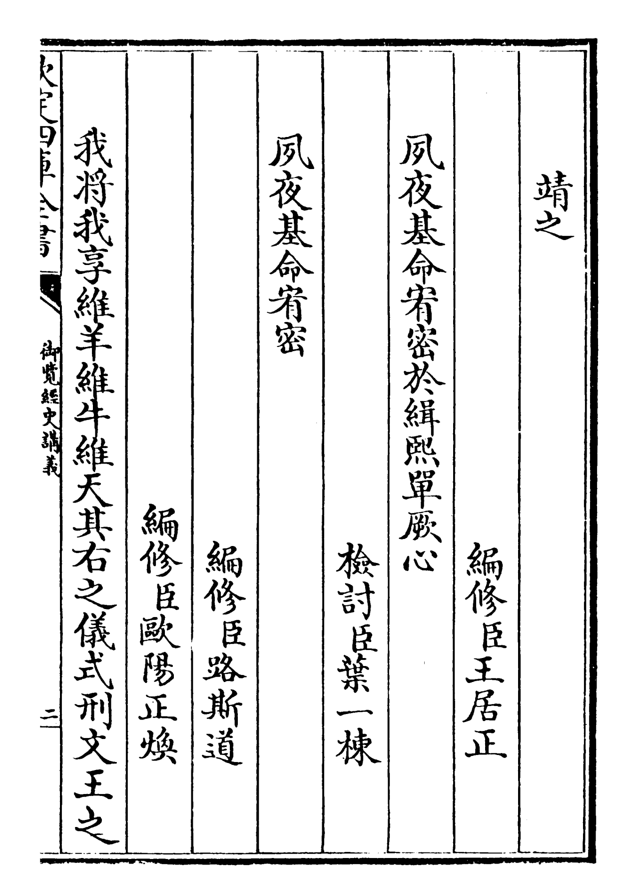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侍講臣張映辰

洗馬臣佟保

編修臣李龍官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



靖之

編修臣王居正

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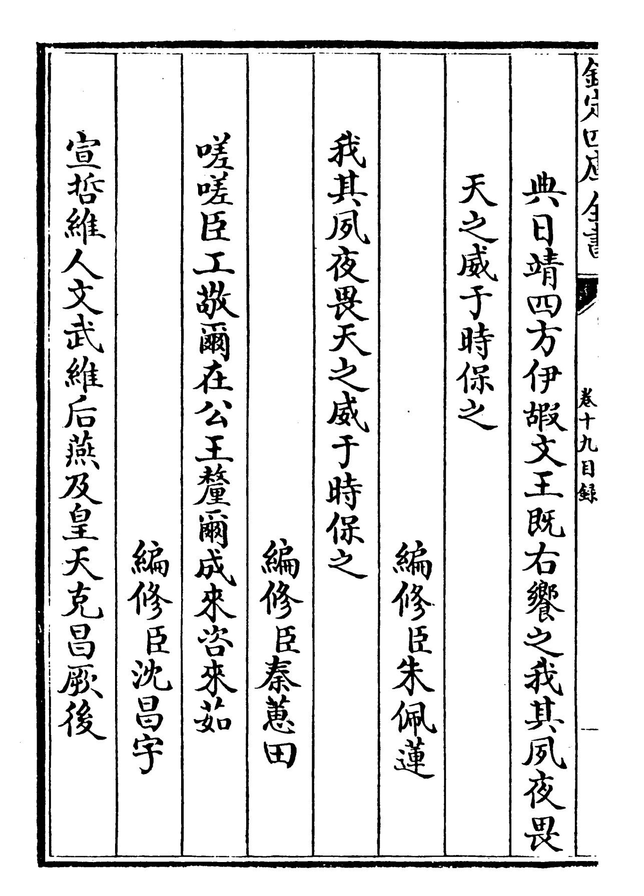
檢討臣葉一棟

夙夜基命宥密

編修臣路斯道

編修臣歐陽正煥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



典日靖四方伊蝦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編修臣朱佩蓮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編修臣秦蕙田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編修臣沈昌宇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侍讀臣呂　熾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

降厥士日監在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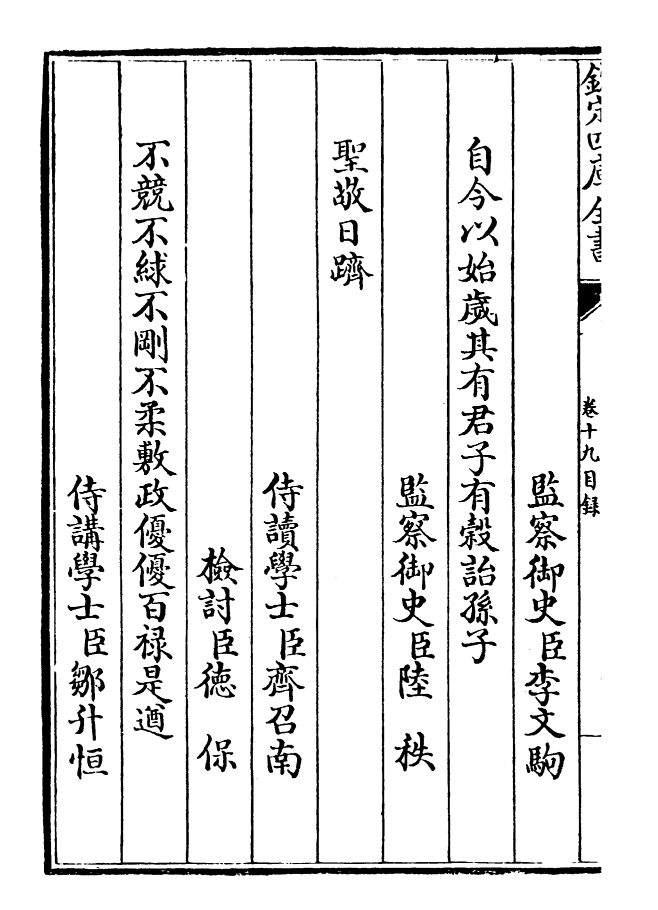
侍讀臣雙　慶

編修臣劉　慥

編修臣趙青藜

檢討臣陸宗楷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監察御史臣李文駒

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

監察御史臣陸　秩

聖敬日躋

侍讀學士臣齊召南

檢討臣德　保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遒

侍講學士臣鄒升恒

侍講學士臣陳悳華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

監察御史臣周人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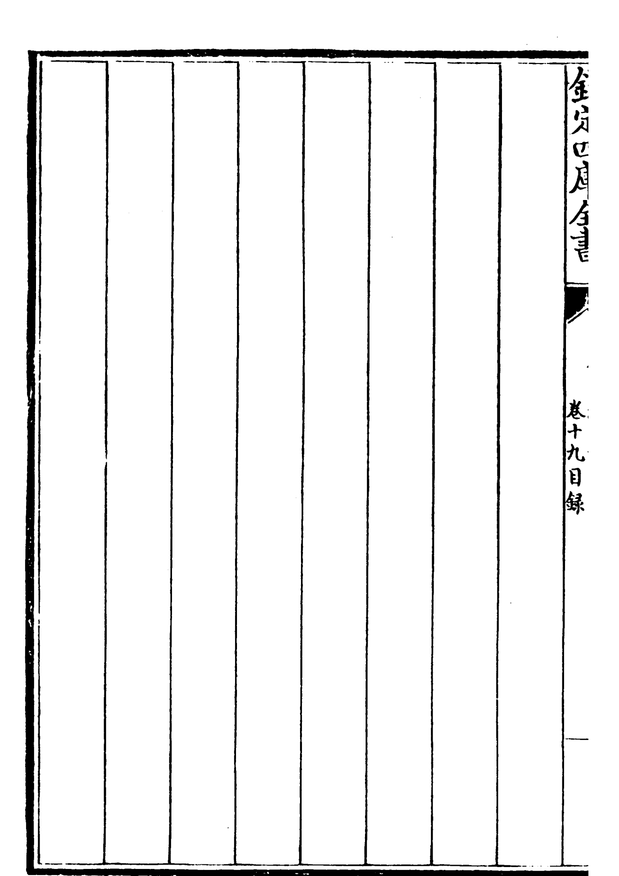
監察御史臣宫煥文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

國封建厥福

侍讀學士臣汪由敦

編修臣夏廷芝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目録

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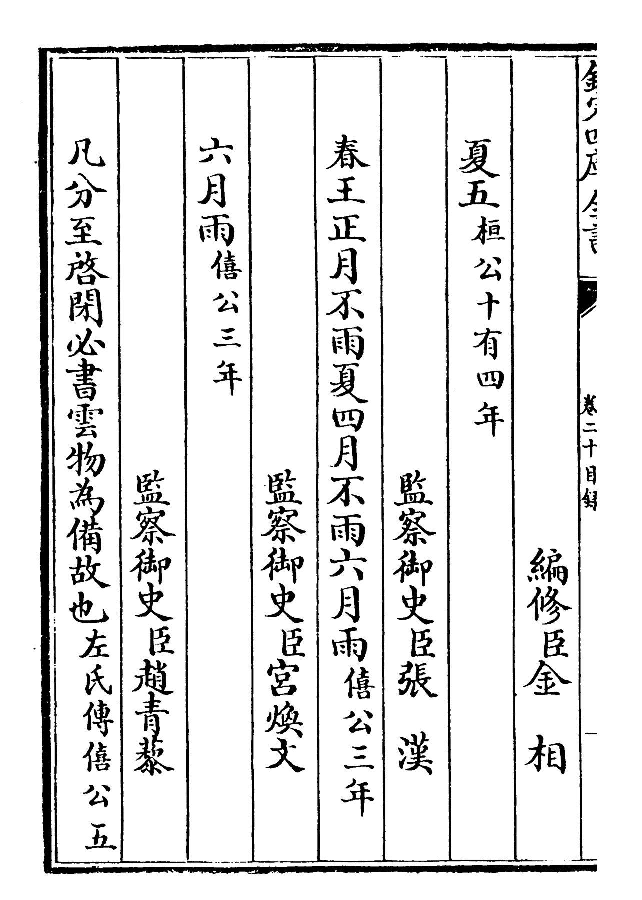
春王正月隱公元年

監察御史臣劉方藹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隱公元年

侍講臣劉　藻

春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桓公三年



編修臣金　相

夏五　桓公十有四年

監察御史臣張　漢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僖公三年

監察御史臣宮煥文

六月雨　僖公三年

監察御史臣趙青藜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左氏傳僖公五

年

編修臣周　煌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

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

已左氏傳成公二年

監察御史臣西　成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左

氏傳襄公三年

編修臣楊開鼎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襄公九年

監察御史臣沈懋華

子太叔問政于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

之有畔其過鮮矣左氏傳襄公二十有五年

編修臣萬年茂

鄭子産謂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仲尼曰善哉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左氏傳昭公二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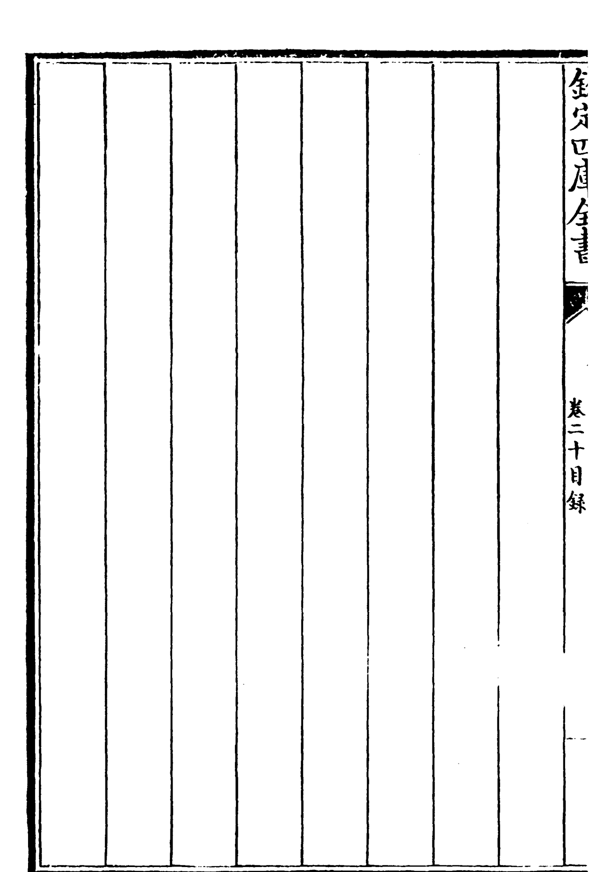
編修臣周玉章

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

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　左氏傳昭公二十年

編修臣白　瀛

檢討臣周孔從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一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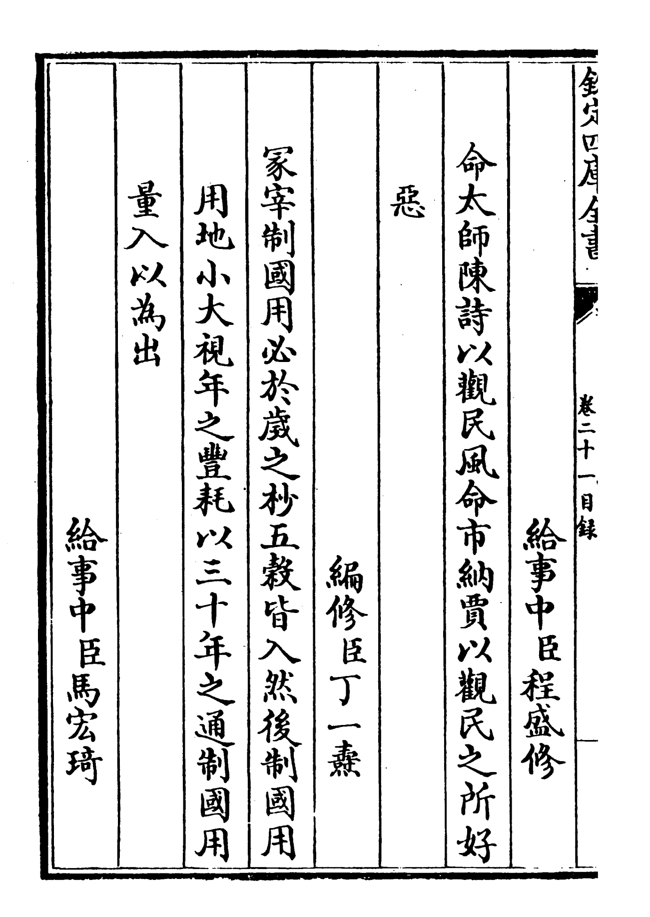
禮記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監察御史臣劉方藹

監察御史臣柴潮生

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



給事中臣程盛修

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

編修臣丁一燾

冡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給事中臣馬宏琦

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侍講學士臣任啟運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編修臣蔡　新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左諭德臣嵇　璜

無游民

編修臣林枝春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

給事中臣鄒一桂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

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

檢討臣張鵬翀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編修臣馮秉仁

監察御史臣鍾　衡

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

監察御史臣孫灝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

粥於市

給事中臣吳元安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二目録

禮記

盛德在木

編修臣陸嘉頴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耤

監察御史臣馬　燝

聘名士禮賢者

編修臣任端書

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

監察御史臣胡寶瑔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

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給事中臣鍾　衡

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監察御史臣胡寶瑔

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侍講學士臣任啓運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

陰之所成

檢討臣程　恂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編修臣羅遲春

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

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監察御史臣周祖榮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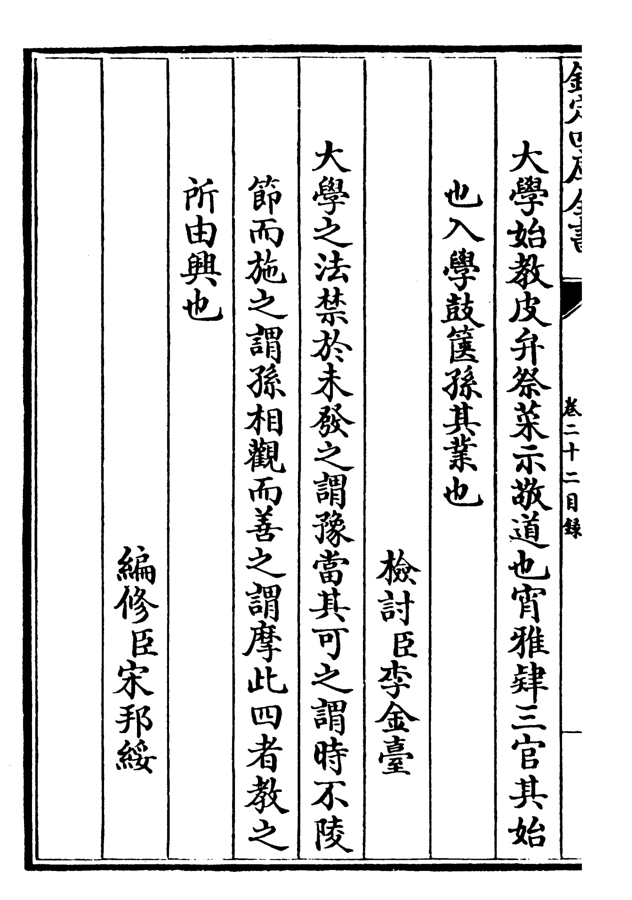
侍講臣彭啓豐

銘

編修臣程景伊

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説服而遠者懷之

編修臣邱　柱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檢討臣李金臺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編修臣宋邦綏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三目録

禮記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

檢討臣吴　泰

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

行其義

監察御史臣霍　備

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監察御史臣傅為詝

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

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

右庶子臣金　相

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贊善臣羅源漢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

檢討臣韓彦曽

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

監察御史臣沈懋華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編修臣佟　保

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

給事中臣宮煥文

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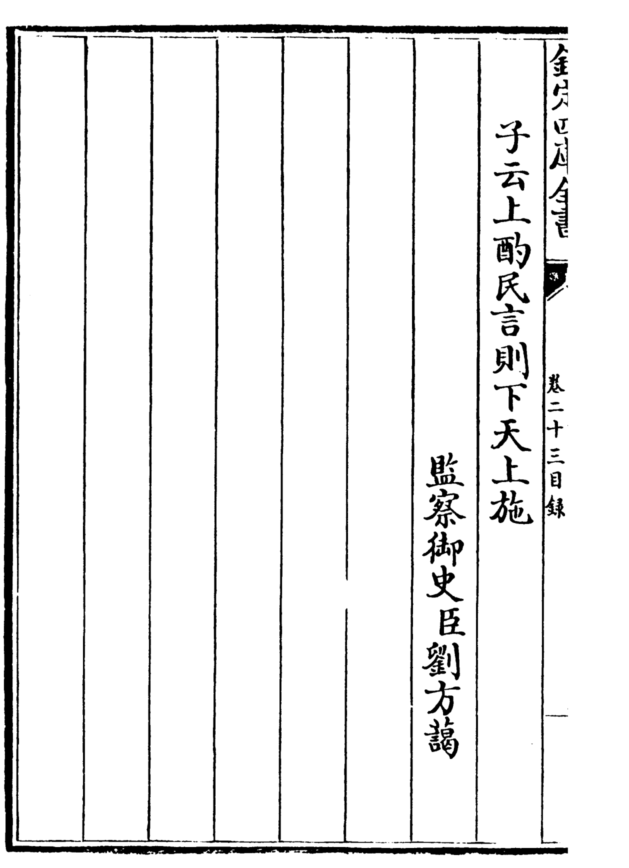
編修臣竇光鼐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監察御史臣葛德潤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侍讀臣涂逢震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

監察御史臣劉方藹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四目録

禮記

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編修臣龔學海

君子莊敬日強

監察御史臣孫宗溥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

給事中臣劉方藹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

監察御史臣鄒一桂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監察御史臣張　湄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編修臣蔡　新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

物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監察御史臣熊學鵬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

編修臣張為儀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

修撰臣莊有恭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給事中臣馬宏琦

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

惑矣

監察御史臣張　湄

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

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侍講學士臣蔣　溥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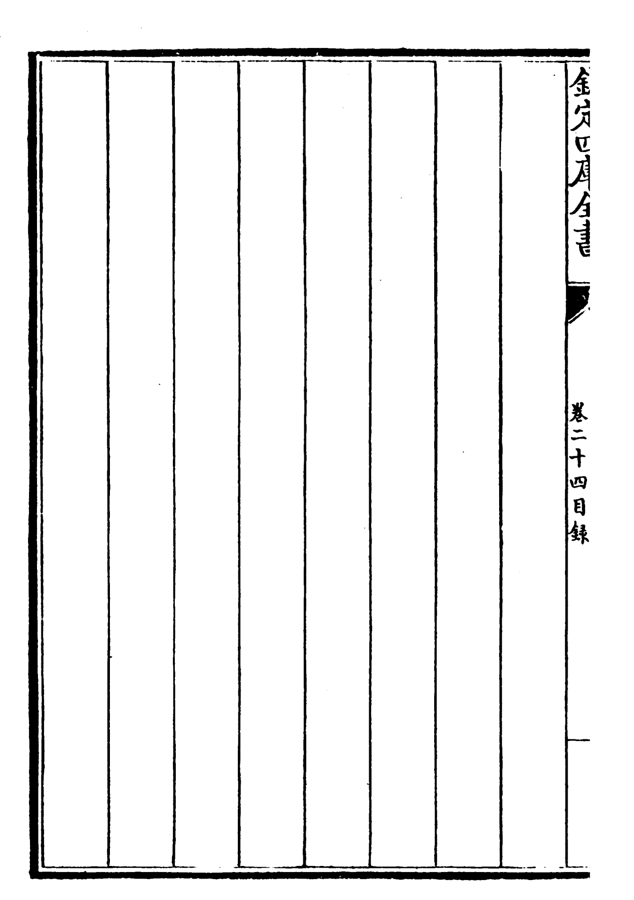
監察御史臣劉方藹

近文章砥厲廉隅

編修臣張九鎰

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侍講學士臣熊暉吉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五目録

周禮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

國

監察御史臣趙青藜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

檢討臣周長發

以九式均節財用

監察御史臣周祖榮

以官府之六叙正羣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進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其會六曰以叙聽其情

編修臣王會汾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

編修臣儲晉觀
檢討臣興泰
檢討臣德保
監察御史臣胡寶瑔
監察御史臣劉方藹
箴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
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

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則民興功

編修臣莊存與

周禮大司徒之職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

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侍讀臣惠士奇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編修臣于振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

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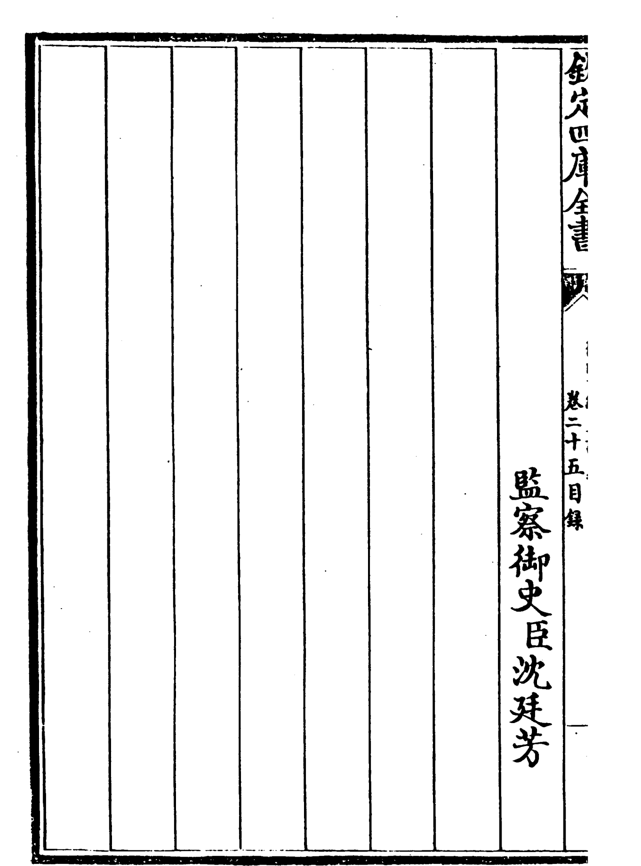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

檢討臣張鵬翀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編修臣劉　綸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監察御史臣沈廷芳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六目録

周禮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賔興之一曰六徳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檢討臣廖鴻章

監察御史臣趙青藜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監察御史臣劉方藹

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以涉揚其芟作田

編修臣官獻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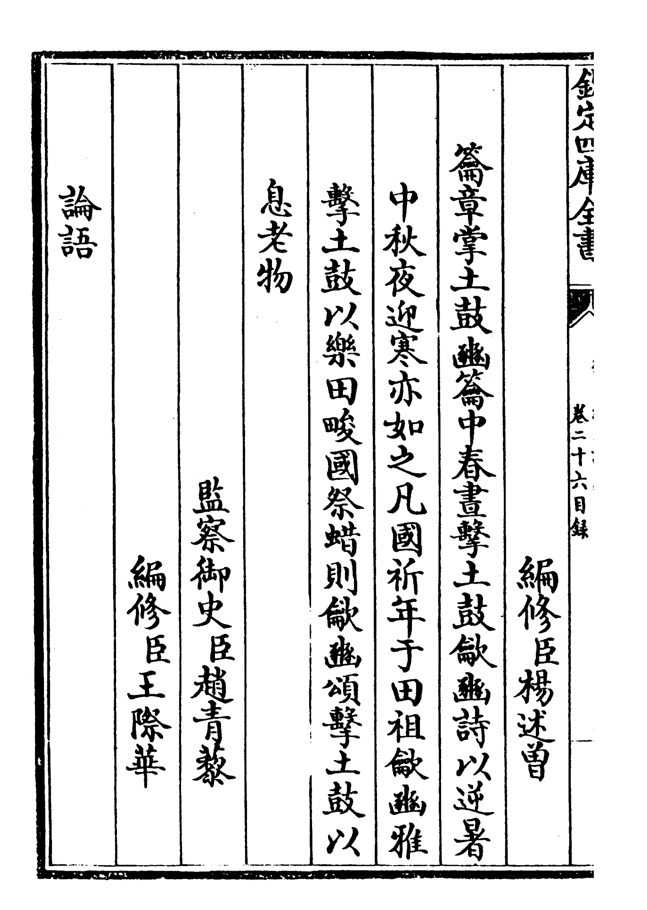
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編修臣趙青藜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監察御史臣葛德潤

太師掌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編修臣楊述曾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歈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歈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歈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監察御史臣趙青藜

編修臣王際華

論語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侍講學士臣任啟運

孟子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少詹事臣裘曰修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編修臣莊存與

孝經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

編修臣任端書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七目録

史

魏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身往自罷之

編修臣周　煌

文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監察御史臣胡　定

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是耶尉亡賴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

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上之化下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迺止不拜嗇

夫

修撰臣莊有恭

漢文帝前三年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張釋之奏以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

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社稷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唐太宗貞觀元年

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戴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

監察御史臣王興吾

錯言於漢文帝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

監察御史臣徐以升

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也何以臺為

檢討臣齊召南

董仲舒曰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歳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歳終陽以成歳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歳也

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

監察御史臣宮煥文

武帝問申公治亂之事申公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檢討臣齊召南

上曰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編修臣王會汾

元光元年令郡國舉孝廉

少詹事臣西　成

宣帝拜刺史守相輙親引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輙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

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漢世循

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修撰臣金德瑛

漢宣帝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

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

千石乎

監察御史臣陶正靖

春三月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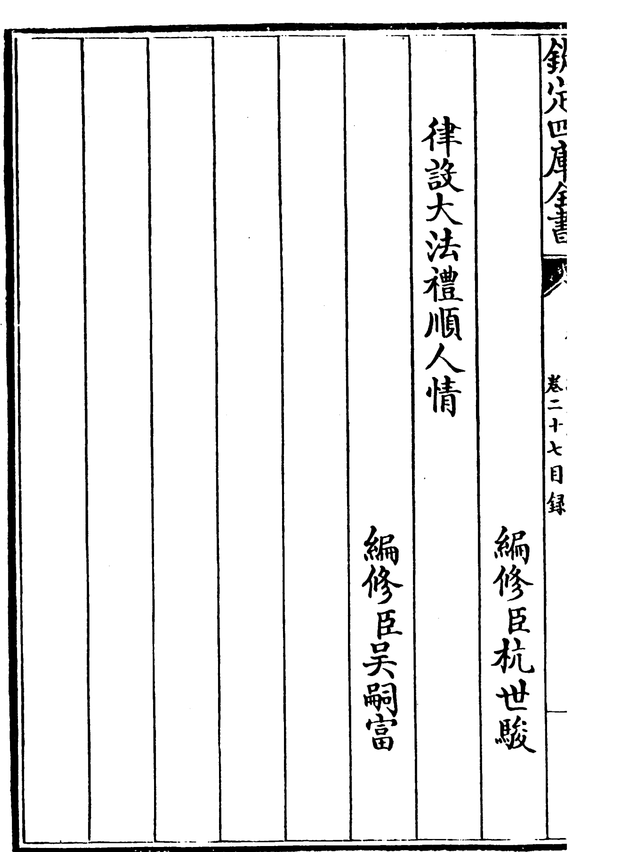
監察御史臣孫　灝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樸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

蒸蒸不至於姦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右贊善臣李文銳

卓茂為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郡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編修臣杭世駿

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編修臣吳嗣富

欽定四庫全書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八目録

史

唐高祖武德九年置宏文館

少詹事臣沈德潜

唐太宗貞觀元年以戴胄為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

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赦者出於一時之喜
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
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
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
復何憂胄前後犯顔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
天下無寃獄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
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以為不可
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

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監察御史臣孫　灝

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數十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天下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内省數延見問以

民間疾苦及政治得失

編修臣錢本誠

檢討臣傅隆阿

唐太宗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

監察御史臣張　湄

唐太宗貞觀二年詔舉堪縣令者上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

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編修臣秦勇均

貞觀四年秋七月乙丑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

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白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

編修臣張為儀

唐太宗貞觀四年冬大有年

侍講學士臣沈德潛

編修臣林蒲封

唐太宗貞觀六年秋閏七月宴羣臣於丹霄殿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殆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少詹事臣吕熾

唐太宗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採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有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

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顔色益温

編修臣蔡　新

唐貞觀十年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昔堯舜抵璧於山藏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事我

耶黙之

監察御史臣柴潮生

貞觀十二年九月甲寅上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成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魏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

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

編修臣張為儀

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黄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

之上曰誠然

編修臣周　煌

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自安人念髙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以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思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以濫刑

編修臣彭樹葵

唐玄宗開元二年秋七月焚珠玉錦繡於殿前帝以風俗奢靡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毁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無得服罷兩京織錦坊後帝使御史楊範臣入海南求珠翠奇寶範臣對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帝遽引咎慰諭而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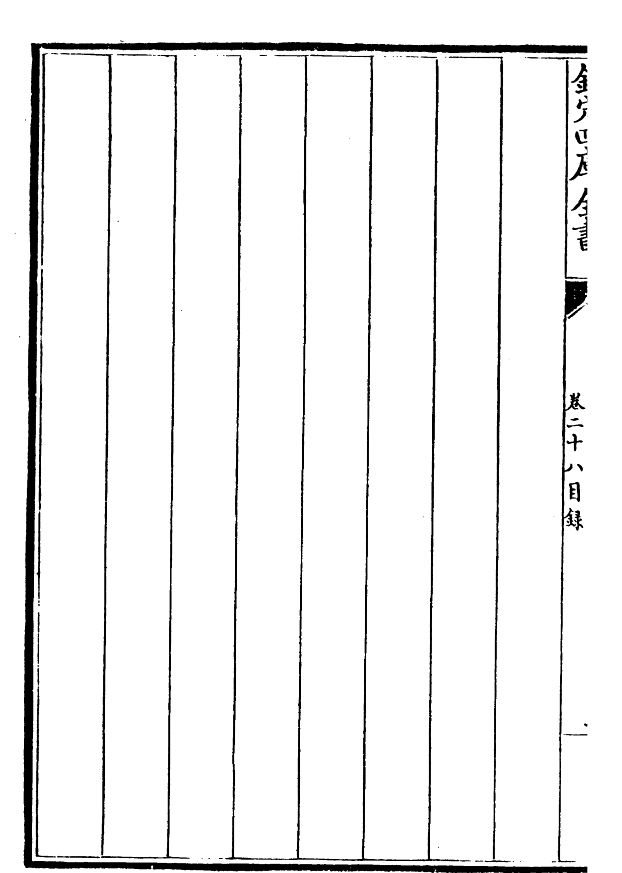
給事中臣馬宏竒

唐開元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賑饑法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絶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

修撰臣于敏中

唐德宗建中元年始作兩稅法

編修臣張映斗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九目録

史

宋太祖坐寢殿令洞開重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稍有邪曲人皆見之

監察御史臣馮秉仁

宋太祖開寶三年徵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昭素酸棗人有學行宋主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

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

莫若寡慾宋主愛其言書於屏几

監察御史臣舒赫德

宋太平興國二年賜呂蒙正等及第

侍講學士臣于　振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春二月賜禮部進士呂蒙

正等及第

監察御史臣孫　灝

宋太宗觀燈於乾元樓語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吕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逺蒼生之幸也

監察御史臣陳　仁

宋太平興國八年上謂吕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

合者情無間耳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於理
者則怏怏於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
其所藴言雖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
於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檢討臣胡　定

宋太宗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時三館所貯遺
帙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
議甄録酬奬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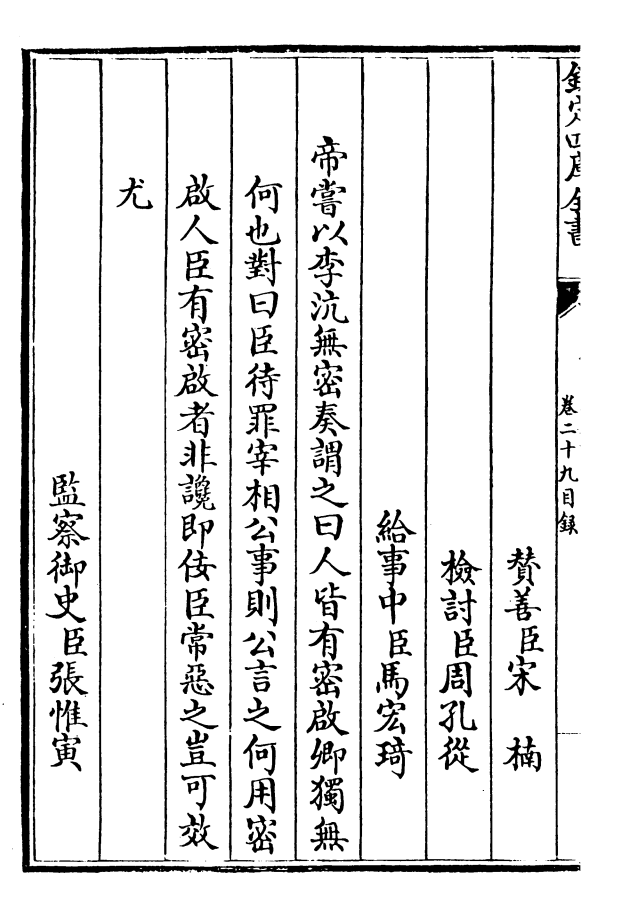
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

右庶子臣彭啟豐

夏四月江南饑遣使賑之

編修臣王覺蓮

帝謂秘書監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



贊善臣宋　楠

檢討臣周孔從

給事中臣馬宏琦

帝嘗以李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監察御史臣張惟寅

王曾嘗以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曰恩欲歸己
怨使誰當聞者歎服

侍讀學士臣張若靄

富弼知青州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弼勸
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
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又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
生者聽民擅取凡活五十餘萬人

檢討臣蔣允焄

以胡瑗為國子監直講瑗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

編修臣徐以烜

宋仁宗嘉祐元年十二月以包拯知開封府拯立朝嚴毅貴戚宦官為之歛手聞者憚之以其笑比黄河清童穉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

編修臣楊述曾

仁宗嘉祐二年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

編修臣沈德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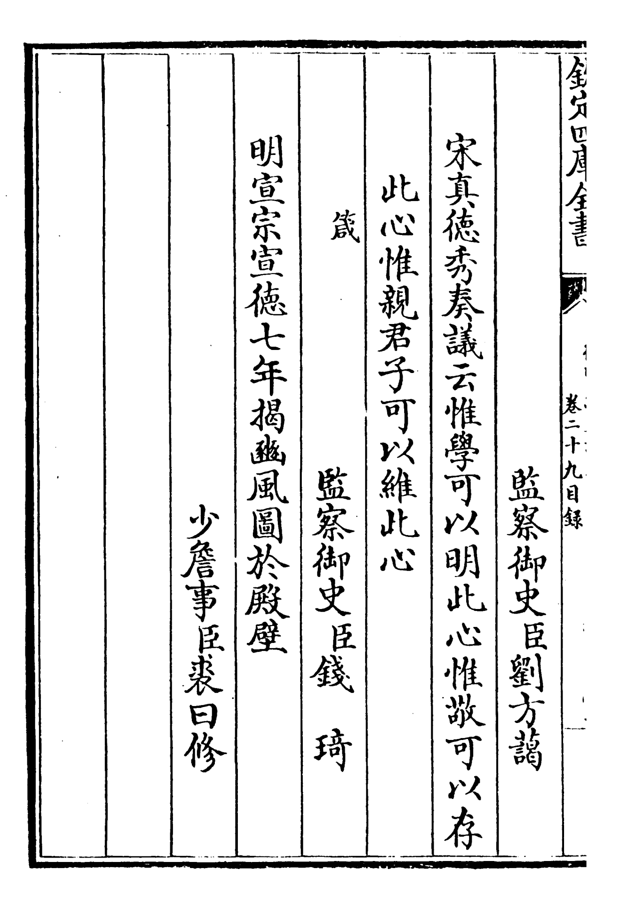
宋孝宗言難得辦事之臣右文殿修撰張栻對曰

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

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監察御史臣熊學鵬

冬十二月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



監察御史臣劉方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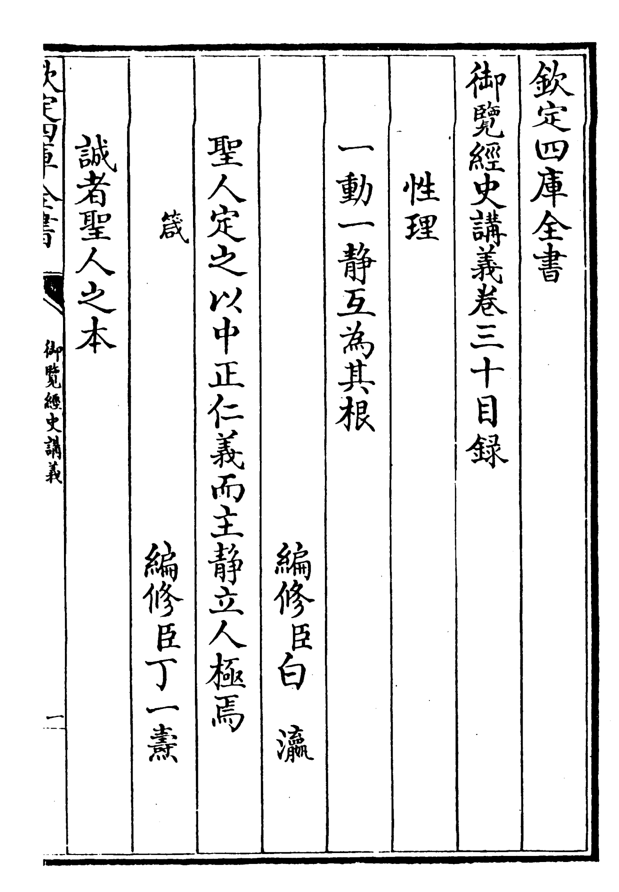
宋真德秀奏議云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此心

箴

監察御史臣錢　琦

明宣宗宣德七年揭豳風圖於殿壁

少詹事臣裘曰修



御覽經史講義卷三十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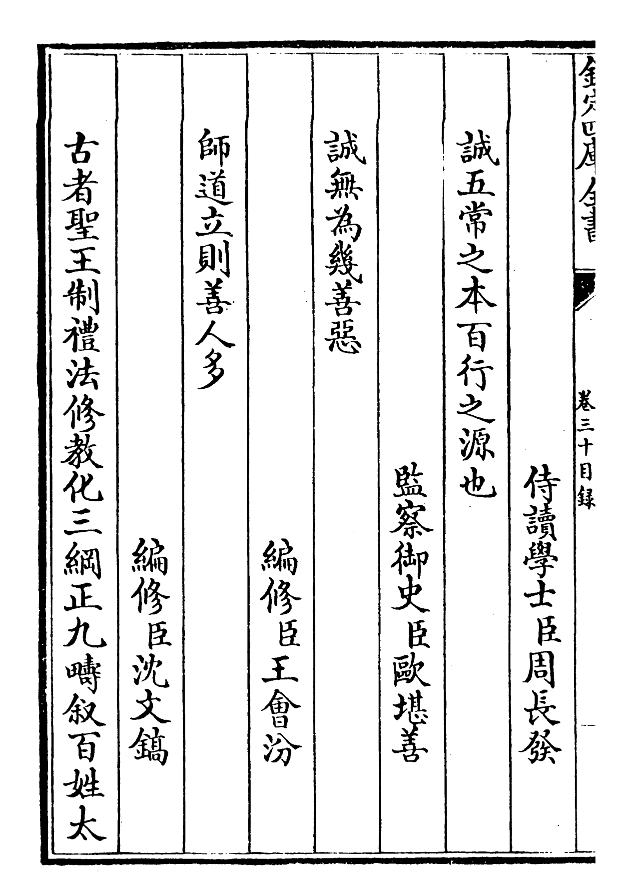
性理

一動一静互為其根　編修臣白瀛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立人極焉

箴　編修臣丁一燾

誠者聖人之本



侍讀學士臣周長發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監察御史臣歐堪善

誠無為幾善惡

編修臣王會汾

師道立則善人多

編修臣沈文鎬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

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編修臣周玉章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虚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編修臣萬年茂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編修臣李龍官

朱子曰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為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

編修臣楊開鼎

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編修臣馮秉仁

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托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耻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

編修臣馮秉仁

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惟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惟其正也

監察御史臣李敏第

楊氏時曰人臣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使人主失其仁心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而王道行矣

編修臣周正思

陸九淵曰人主不親細事故皋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惲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擇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

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皐陶周公之旨今天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雖得皐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

監察御史臣程盛修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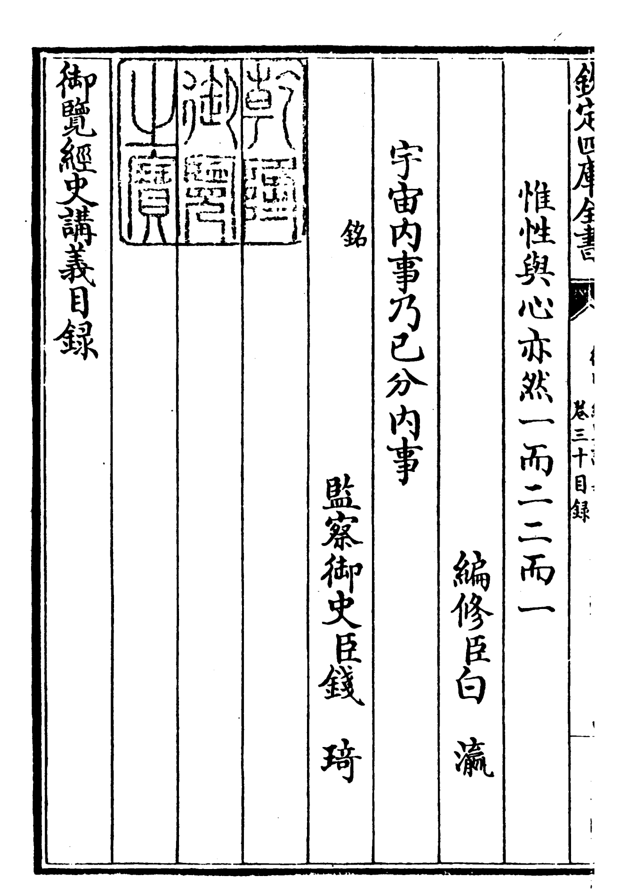
惟性與心亦然一而二二而一

編修臣白瀛

宇宙内事乃已分内事

銘

監察御史臣錢琦



御覽經史講義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覽經史講義卷首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張丹昆

御覽經史講義卷首

檢討臣孫景烈

周易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朱子曰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

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

臣謹按此三句乃孔子總釋乾與元也說卦云乾健也葢天以形言定體之名健用形者也天之體以健為用聖人作易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故名乾不名天凡天下有形之物必敝皆以其形為累天雖有形而能永保無虧則所以總統之者豈非至健之乾哉然乾固統天而元實統乾子

夏傳云元始也而朱子又云大也言此卦之德有
純陽之性而元又為陽德之首陽氣昊大而造物
托始故曰大哉乾元所以深歎其廣遠也萬物資
始乃釋乾元稱大之義資始以氣言若坤卦彖傳
資生則以形言物先受氣而後成形故形曰生氣
曰始萬物莫不有始而不能自為之始其所以始
者皆資此乾德之元陽有以發其機緘萬物遂含
陽氣而兆胚胎不失其宜是萬物之自無而有舉

不外此元陽此乾元所以稱大耳盈天之下皆物也物之始不資於有形之天而資於天之乾且資於乾之元是天雖總統物而乾元乃所以總統天也審是而乾元之大愈見矣乾之德曰元亨利貞而元居其首人之德曰仁義禮智而仁居其先故元於人為仁於時為春君子體此而仁以育萬物則萬物既資於乾元而君子復有以培養其元氣由是萬物之氣俱足而災害不生夭札不作凡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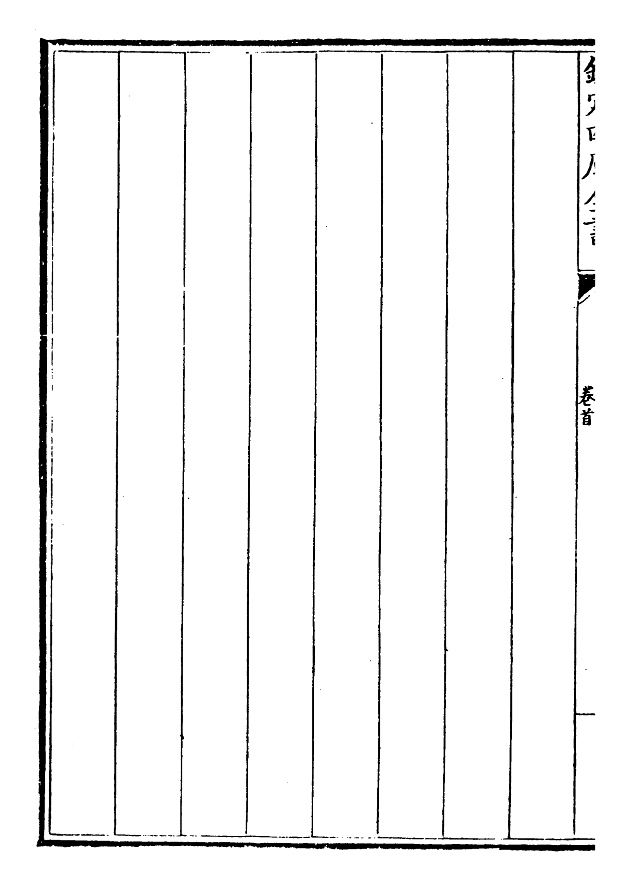
之戴乎天者息息與君子之性命相關切血脈相流通仁貫四德而常充春貫四時而常在其斯為體乾元而立極者乎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言無一物不在君子所愛之中故足以尊長乎人也明儒薛瑄曰元始統天仁道統人旨哉斯言亦可謂善廣孔子之義者矣

奉

上諭爾所進講不合朱子本義朱子云乾元天德之大

始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此說最精爾講云天雖總統萬物而乾元乃所以總統天是添出天統物一層且將天與乾看成兩樣了殊不知乾即是天若說天之外另有乾來統天豈天之外又有天乎更即爾講中所引薛瑄元始統天仁道統人二句論之是元統天不是乾統天仁者人也亦非人之外別有所謂仁爾講又云元於時為春春貫四時而常在夫春特為四時之首不得謂夏秋冬三

時皆有春以貫之也欽此



周易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監察御史臣侯嗣達

朱子曰裁成者所以輔相也萬物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裁成亦不能如此整齊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而與之參也又曰裁成是截作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

臣謹按此言聖人秉泰之運保泰之方也天地為

萬物父母亶聰明作元后元后為父母之冢子故當上承天地之德而賛助之后又作民父母故當下撫斯民而奠安之天地之道本乎太極分陰分陽時行物生皆有自然之發育然造化流行不過渾淪穆穆爾聖人為之裁為片段而成就之如歲功則分為春夏秋冬人倫則分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至水火木金土之各分其性飛潛動植之各分其羣所謂裁成之也而因有制作以輔

相之俾之春耕夏耘秋斂冬藏俾之君義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朋友有信以至笵金合土伐木取火治水以致其利用若於上下草木鳥獸以廣其生成所謂輔相之也葢天地以生物為功而所以成其能者天地不能自為頼聖人代為之裁成者立其大綱即輔相之始事輔相者盡其節目即裁成之終事其實原非兩事道言其體之自然宜言其用之當然其實亦非兩端總之所

以左右民耳民之性本善聖人因其所能而扶翼之民之質多愚聖人濟其所不能而開導之上佐天地即下以佐民元后之道備矣而必繫之泰卦者一則百物豐盈乃可施其裁成之用所謂乘泰之運也一則經綸盡制乃可以長治而久安所謂保泰之道也又泰之為卦内陽外陰内君子外小人上下氣通君臣道合聖人之裁成輔相孰有外於此理哉我

皇上代天子民時當極治正所謂泰小往大來吉亨之候也大綱小紀無不畢舉深仁厚澤普被羣生保泰之方至矣然易之為道屢遷隂陽相乘泰否迭運循環反覆間不容髮極泰之時否常伏焉故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又曰城復于隍聖人所以兢兢業業雖四海昇平靡有怠忽而深宫獨處乾惕彌深時時恐庶政或有不平萬民尚多失所而所以密其心思善其經緯者是聖人之自為裁成也

所以防其逸欲致其清明者是聖人之自為輔相也天道下際故必諮詢善道以訪諸臣地道上行故必朝夕承弼以輔其上是又裁成輔相之所由出君左右民而臣復翼戴乎君以共相左右焉斯天地常交泰不復否矣抑中庸言賛化育參天地而必本於至誠則誠又裁成輔相之本歟臣敢賡

其義以為

聖天子獻

奉

上諭易之為道泰否相循此氣運之固然以人事而論不得謂既泰之後方至於否既否之後自至於泰也如人心一念縱逸即否之機已伏焉一念敬畏兢兢業業充自修省即泰之機已兆焉此其倚伏甚微轉移亦甚捷令爾謂正當泰小往大來吉亨之候夫以此時為泰朕則何敢然兢業增修持盈保泰原不必因既泰之後方懷此念凡所以防其怠忽致其欽畏

者我君臣固無時而不當存斯意也欽此

周易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監察御史臣張湄

程子曰萬物衆多則有善惡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衆之道在遏惡揚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

臣謹按有善無惡者人之性善善惡惡者人之情凡在人之所當然而不可易者即皆天理之所自

然而不容已者也葢天之為道福善而禍淫其有禍福之所不及則寄其權於人主之賞罰以輔乎温肅之宜於是兼容并包之中亦復類族辨物而天之道乃愈顯大有之象為火在天上是以無物不覆之天而加以無微不照之火則大有者既德參乾坤且明並日月其於善惡之在人者豈復有幾微之或混哉雖然善惡亦最難辨矣善惡本有定而好善惡惡者無定好善惡惡本至公而好其

所善惡其所惡則至私以愛憎一人之私為進退衆人之法將任賢弗貳而任者未必賢去邪弗疑而去者未必邪如是則善者或在所遏而惡者或在所揚賞不足勸罰不足懲謂之順天可乎是故君子之觀人也不將不迎虛中以應若明鏡然妍者自妍醜者自醜皆因物造形而於已無與焉苟先以其人為妍則隨吾所見無往而非妍矣先以其人為醜則隨吾所見無往而非醜矣葢天無心

成化王中心無為過惡揚善者一念不與天相似即乖乎彰癉之常一念稍以人相參必拂乎鑒觀之意故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謂仁者之心純乎天理也古聖人五服五章以命有德亦惟天所予則予之而未嘗有一毫之喜五刑五用以討有罪亦惟天所奪則奪之而未嘗有一毫之怒是以揚在一人而天下之善者莫不興過在一人而天下之惡者莫不懼豈其智力足以勝億兆之

衆哉誠服乎其心也服乎心即順乎天順乎天即無不順乎人然則天不可得而知君子亦還問之衆人而已矣抑又聞程子之言曰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後世刻核之論也若堯舜之世則不然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斯又以好生之德上洽天心而非徒以不僭不濫為順天已也其斯為忠厚長者之風享國長久之道與

奉

上諭君子之善善惡惡皆物來順應一無成見若先有
好惡之念存於中則好惡必不得其平爾所論先以
其人為姸則隨吾所見無往而非姸先以其人為醜
則隨吾所見無往而非醜數語甚是至引程子之言
謂賞必當功罰必當罪乃後世刻核之論堯舜之時
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非徒
不僭不濫而已此論錯誤夫堯舜之世所謂賞從重
罰從輕者專為功罪之疑而未定者言之也若亦既

確然無疑矣則信賞必罰惟其當耳而復故爲輕重於其間豈聖人之心哉不辜固不可殺而不經者亦未嘗少縱觀四凶可誅則誅之此可與眚災同肆赦者乎若使忘却疑字但謂堯舜之於人賞浮其功罰不蔽罪則聖人代天理物至公無私之心反爲所掩矣不可以不辨也欽此

編修臣吳華孫

周易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程傳曰此極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氣耳惟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

下化之以成美俗也

朱子本義曰極言恒久之道

臣謹按天地聖人同一悠久無疆有恒之道貫徹於億萬斯年矣夫天地之氣化日新然其晝夜之推遷寒暑之往來皆有一定之常度此其所以能日新也聖人之治功極盛然其達之而不悖推之而皆準皆有不敝之常法此其所以能極盛也恒久故也是以日月者陰陽之精四時者五氣之布

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久照久成皆天之恒道為之聖人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而本之以誠行之以忠要之以不息天下成於變時雍之治皆聖人之恒道為之董子曰天不變道亦不變此之謂也且夫天地聖人所以能恒久者何哉夫天行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一晝夜而一周動而不已也惟其動而不已是以其光為日月其運為四時無一息之停聖人無逸

作所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業業無曠庶官亦動而不已也惟其動而不已是以民已安而猶如傷道已至而若未見無一息之間復卦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益卦曰益動而巽日進無疆然則至誠無息一言該之矣雖然行之有次序焉夫日月相推而晝夜分明之所以不疲於照四時遞嬗而歲功備物之所以無為而成王道無旦夕之功亦猶是耳其民日用飲食其道三綱五常其法禮樂刑政

其文詩書易春秋如日月之麗乎天而劑之以寛猛摩之以歲時仁義並施剛柔互濟無偏無黨默運於上不識不知順則於下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為者亦如百昌萬彚之潛滋暗長於氣化之所推移也所謂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王道之極盛也且夫天之於穆不可見日月四時以得天成變化之功王省惟歲而卿士師尹庶民咸有賛襄從欲之責至於六合同風

九州共貫化成而久道之效乃臻也則聖人亦安有自暇逸之時哉詩曰如日之升如月之恒皇極經世書曰三皇之時如春五帝之時如夏悠久無疆夫固天地聖人同揆爾

奉

上諭爾所詮解天地聖人恒久之道至誠無息一言該之矣此語是但以天地聖人皆由於動而不已則不然太極之道動靜互根乾曰靜專坤曰靜翕先儒以

為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可見動未有不本於靜者而非徒動而不已也且天日行三百六十五度天無心也天之靜且不自知而況於動乎聖人亦非有所强勉而行之以忠要之以不息也聖人之靜且不自知而況於動乎天道聖人莫非至誠之自然無息故曰於穆不已純亦不已又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蓋誠者動靜之所以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天

地聖人之恒久亦何所容心於其間哉皆誠之所為
也欽此

周易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諭德臣嵇璜

王申子曰既濟雖非有患之時患每生於既濟之後君子思此而豫防之則可以保其初吉而無終亂之憂矣

臣謹按一切制治保邦之說古人論之綦詳然臣以為最切者莫如既濟之象辭何則人君當未濟

之世憂患方劇雖有侈心無自而生若當既濟之時所見所聞皆太平富庶之象於此而必欲設一無形之憂患以為警惕豈不甚難即或臣進惕厲之說君下憂勤之詔久之亦相習為故事且君臣之間既自以為憂矣勤矣而何者當思其弊何者當防其流究未嘗長慮而謹持之則亦與不憂不勤者等惟君子於此為能深之以思而備之以豫夫思者君子之真精神也豫者君子之大作用也

氣數所關萌芽未見而始終倚伏之數君子早已燭照數計而為之補救非徒恃其神明首出也乾惕兢業之志其自一身以及天下未然而作已然之觀始事而為既事之慮者不可勝數矣及其効或見於數千萬里之外功或成於數十百年之後人始歎君子之防之者何其豫而不知人見以為豫者猶其可見者也其消於無形杜於無象者宵衣旰食時已不知幾費精神矣所以唐虞三代其

致治之迹可見其致治之心不可見惟孔子於既濟之象辭有以特發之且以天下之大百官萬民之衆其可患者不一而足也而大要莫先於君身一人深宮静處凡聲色輿馬飲食衣服宮室之奉其顯然可患者明主既去之矣至於喜怒動静之間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貽數世之害程子所謂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者不思則不得也若夫聽言用人張弛經緯之際

寬則慢猛則殘自用則小偏聽則蔽大臣慕清淨而畏事易至因循小臣好議論而喜事易至煩擾內重則事多扞格而胥吏操廢置之權外重則事多專擅而岳牧啟威福之漸行保舉而黨援奔競或從此開重久任而怠隋懈弛或從此積欲興利而不免勞民欲除弊而不免驚衆其初見以為無患而其後遂為患之所叢生者比比皆是也救之於已著不若防之於將萌亦在思之而已傳曰思

則有備有備無患誠能思一身之患則正本清源而天下之患不生能思天下之患則持盈保泰而一身之患亦不生唐魏徵十思十漸之疏宋司馬光遠謀重微之規皆可與象辭相發明者也

奉

上諭從來天下之事有形之患易知而無形之患難見若待患已有形而後思而防之則非所謂豫矣論語云為君難為臣不易君道之難其大要惟在防微杜

漸不必師旅水旱顯然有可患之事也即如朕日理

萬幾平心順應當寛者寛當嚴者嚴不過隨事制宜

因物付物原無成見而觀望之徒便已妄為揣摩多

方迎合豈知朕心若先設一用寛用嚴之見則辦理

政務安能事事得中毫無偏陂乎迎合之見最人心

風俗之大患雖未嘗顯然有形而其流弊不可勝言

正所當思而豫防早為杜絶者總之可患之處不在

已然而在將然其審於幾微而防於未事朝乾夕惕

之意亦惟朕心自知之耳欽此

書經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監察御史臣吳士功

唐孔穎達曰任用賢人勿有貳心逐去回邪勿有疑惑

臣謹按人君撫有四海勢不能以獨理於是乎設官分職以代天工者皆於人是賴焉夫有治人然後有治法人之大較曰賢曰邪知其為賢則任之

必專而不可惑於讒間知其為邪則去之必力而不可制於依回此惟知人則哲能官人所由百寮師師而成俊乂在官之美也且夫人主操用舍之權以進賢退不肖要未有明知其賢而不任明知其邪而不去之理亦未有任其所任而不惟賢是任去其所去而不惟邪是去之心雖然賢與邪之品量不同而任與去之鑒别非易葢賢者來自田間勢處疎逖而難於親信本非常之姿而或以資

格限其選本大受之器而或以小試枉其材則掣肘生爍而英豪反坐困於既任之後即邪者巧令孔壬計圖僥倖而善於彌縫或念其平日之小忠小信而曲示優容或憐其一端之末藝寸長而稍為姑息則希榮固寵而諛悦以求合於未去之先是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情順萬物之情而無情欲通天下之欲而無欲夫然後智周靡遺賢否邪正瞭然如指諸掌所謂仁者之能好能惡也此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必先以罔逸罔樂之戒云顧任賢與去邪均關用人之大而任賢則尤爲急務焉賢臣者人主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所任者賢則羣賢有彙征之吉而羣邪歛迹宵小僉壬無所施其伎倆故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此任賢而邪自去之明效大驗也抑勿貳勿疑其始不外於知人而其終則歸於能斷陸贄曰執狐疑之

心者來讒慝之口持不斷之臆者開羣妄之門朱子有言勿字如旗脚轉旗脚一麾三軍聽令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誠能如此則任賢乃為能任去邪乃為能去豈復有疑貳之見存乎其中哉又聞司馬光曰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委曲詳盡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舍皆得

其宜臣愚以為司馬光此言實用人之本也誠使
萬幾之暇時時與老成耆舊講論經邦之碩畫或
取古今賢奸事蹟參稽而互較之用以考鑒得失
啟沃乃心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於以推廣惠迪
克艱之謀不難矣儻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
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為害反有不可勝言
者可不戒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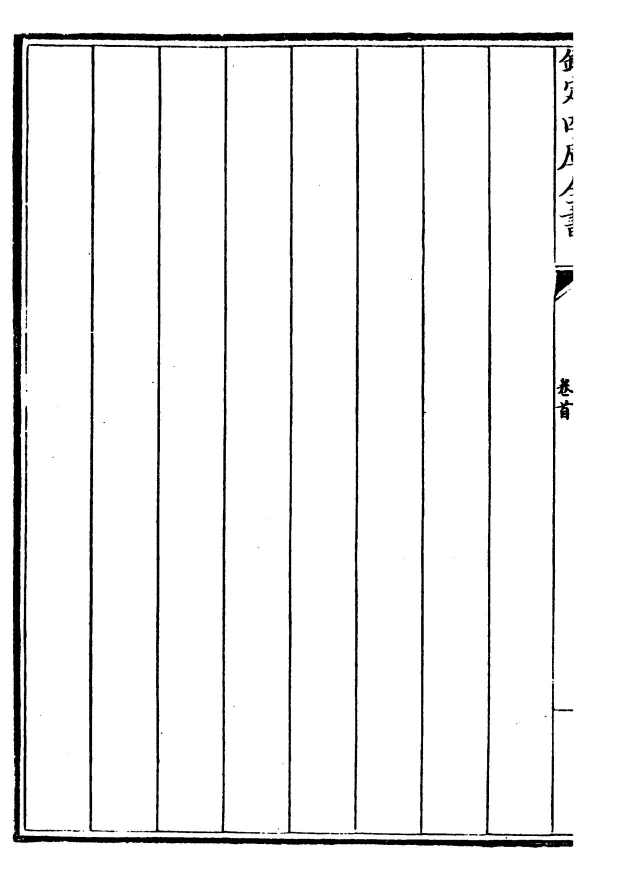
奉

上諭朝廷用人進賢退不肖最是第一難事盖人主勤求治理斷未有知其賢而不用知其不肖而不去者惟是黜陟取舍無一不以用賢去不肖為兢兢而人之賢否邪正君雖神聖勢不能於耳目未周之處坐照靡遺况見聞所及即可知其人之行事亦未遽知其心術若何儻留心察訪又恐迎合揣摩百弊叢出究無以得其人之真此用人之難惟人君自知之並非局外旁觀者所得喻其微也且國家設官分職各

有專司熙績釐工需人孔急如百僚庶司一時不得其人遽將備位曠官者悉擯而斥之則人材一時難得而員缺又不可久虛更當何如也即如堯舜之時五臣舉而衆正盈庭四凶誅而羣邪斂迹致治可謂得人矣然當其用之之始驩苗共鯀未嘗不與岳牧同朝而究無傷於詢岳闢門之聖治是以人主操予奪之權以進退人材進君子而有一君子之未進退小人而有一小人之未退亦理勢所不免若因一二

人之黜陟遂謂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難退而易進

殊屬過刻之論欽此



書經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編修臣張麟錫

陸贄曰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

司馬光曰周易天地交則為泰君天也臣地也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

臣
謹按帝王檢身若不及從義如轉圜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立司過之士懸賞以待嘉謨而不匡者有罪凡皆導之使言内以備補察之司而外以通萬物之氣故其時下無依阿唯諾之習上無咈民從欲違道干譽之舉所由主德純而四方歸極也竊嘗觀於唐虞之世詢四岳命九官咨十有二牧一切播穀敷教典禮明刑諸大政罔不交修並舉功敘而績熙而帝舜猶凛凛於時幾勑命之

思慎憲省成之慮當是時豈復有片念怠荒纖微
罅漏尚待補救於臣工哉乃讀其命禹之詞則曰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誠以天人理欲之
際其界甚微而其幾易忽一念之不謹一事之末
防而出此入彼有相乘於不覺者千里之應違由
於寸衷之疎密此其所以慄慄危懼而不敢信心
以自是也獨是禹當日者丕績懋著昌言屢聞一
則曰克艱厥后再則曰慎乃在位惠迪之吉勗以

敬天幾康之飭飭以省身府事之治飭以養民其祗承之意篤棐之忱在帝固已深信而不疑而顧戒其面從而後言夫面從而後言豈禹之所以事舜者哉然則舜之為此言者何也曰此非慮其臣之欺而戒之切乃専求乎己之過而省之深也以嚴恭寅畏之衷時切叢過招尤之慮而絶不聞其臣之確指一事以明諍其非則意迫於莫解而慮且及於所必無以為或者其面從也或者其面從

而後言也不然者深信禹之必非面從而因恃巳之萬無過舉豈聖人兢兢業業之心哉夫君若舜而其臣猶儆以逸樂慢遊之失臣若禹而其君猶誡以面諛背憎之為一若君與臣不甚相知者而不知其惓惓愛主之衷與孜孜求諫之意實不啻精神血脈之交相貫注焉此隆古之世所為以交儆而成交泰之休也後世若漢文之詔羣臣曰二三執政猶股肱也其悉思朕過失及見知所不及

以啟告朕唐太宗飭詔令有未合務相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由此觀之苟有願治之主未有不虛懷而樂善者也若夫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俾誦言之士不得假直說以濟其私此又在乎如神之智秉乾綱而內斷也哉

奉

上諭舜之戒禹者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夫虞廷之上如禹臯稷契夙稱賢佐豈有面從後言之

事然此實千古為臣之通弊舜之為此言者盖必在廷諸臣尚有蹈襲此弊之人所以不憚諄諄訓誡也朝廷所依賴以匡正者惟此左右之諒直則是非可否之間自當侃侃不阿以引其君於當道而或面稱其是而背議其非則人主將何恃以繩愆糾謬此為君者之所以難也要惟為君者洞悉此弊而內斷於心則逢迎之說不能惑有主之聽聞而本身出治自克協於大中至正之歸為臣者時時省察惟恐一念

之或蹈於是則自獻可替否以及分猷効職自無在不竭其款款之忠以畢致其元首股肱休戚相關之誼如是則君臣一德上下一心明良交慶庶績咸熙於以追唐虞都俞吁咈之盛為不難矣欽此

書經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侍講學士臣楊椿

蔡沈曰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

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臯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為不可及也歟

臣謹按有虞氏之世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可謂盛矣宜其恭已無為坐享昇平之治而作歌之日猶君臣責難祗畏天命有如此盖君者天之宗

子大臣者宗子之家相也明王奉若天道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故其位為天位職為天職功為天功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一不本之於天周頌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自昔聖君賢相當太平極盛之會尤莫不以天命為兢兢焉在易豐之彖曰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朱子謂豐大也以明而動故能成盛大

之勢然至於過盛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徒憂無益故謹之於未然也周官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繫辭傳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夫制治保邦之道存乎慎行事之要本乎心心之敬肆則又在責難之言君有以儆惕乎臣臣有以啟沃乎君也前代有為之主始以德義為心惟恐人之不言每曲導之使言繼則聞人之言悅之而已不必其盡

從也久則恐人之言言之而不必受受之而亦有難色又其甚者或引之於當道輒自以為已知或格其心之非輒自以為無失夫自以為已知自以為無失是自以為賢矣自以為賢其下因莫不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以唐太宗之英明於魏徵尚有不平之語而欲其臣之無隱衮職之無闕豈易得哉今觀帝舜之時惟幾惟康惟動丕應徯志豈尚有時幾之未勑百工惟

時撫於五辰庶績其凝豈尚有未興之事未慎之法度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豈尚有未省之功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豈尚有叢脞之患惰與墮之憂而舜以之責難於臣皋陶以之責難於君舜於皋陶之責難從而拜之即從而俞之蓋聖人之於臣惟願其弼直不願其面從於進言者惟論其理之是非不計其辭之工拙鑒其心之誠摯不復問其事之有無皋陶平日之告舜曰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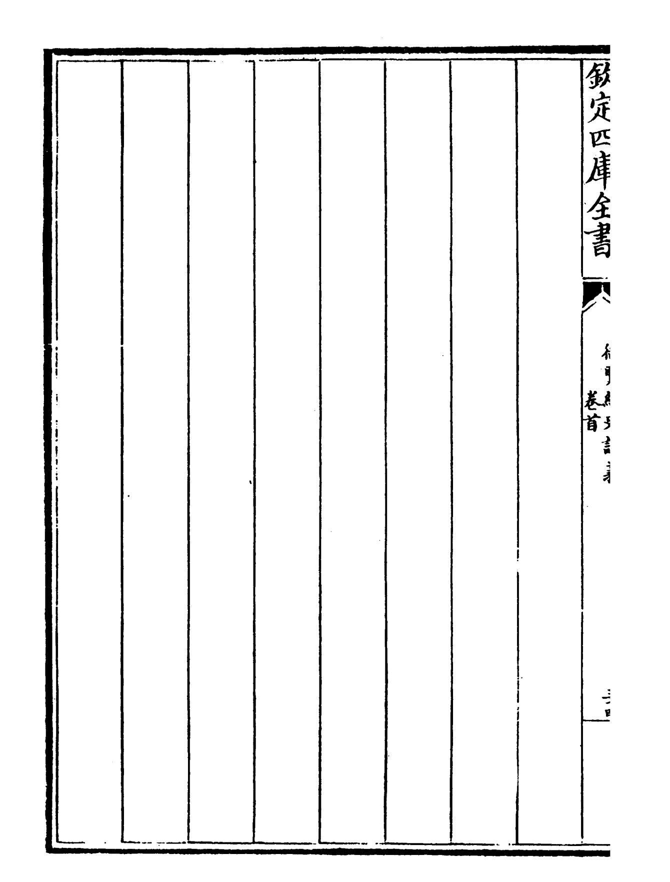
教逸欲有邦益曰儆戒無虞無怠無荒夫舜豈教逸欲而好怠荒者哉而諸臣言之而不以為忤帝舜受之而不以為非古大臣之愛其君與君之自愛其慎微防患保泰持盈之至意不得不如此也有虞氏之治所以弗可及而君道臣道為千古人倫之至者在是也

奉

上諭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二典三謨之關鍵史臣記

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溫恭允塞堯舜之勑天命也君道也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二十二人之勑天命也臣道也君臣交勑純乎義理無一毫私欲以間之人心之危者於是乎安道心之微者於是乎著而惟精惟一在是允執厥中亦在是知人安民時雍協中之治俱莫不在是矣舜先言股肱者欲臣之勑天命以承君而君之當勑可知臯陶先言元首者欲君之勑天命以帥臣而臣之當勑益可知舜與臯陶

咨儆一堂非有未熙之績未釐之工也其時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而君臣勑命之心不遑自逸故寓儆戒畏懼於歌詠之中史臣繫之二典三謨之末以著唐虞之盛所以致時雍風動之休者無非本乎勑天之敬也若云君臣責難此不足以盡聖君賢相之量當時舜與臯陶並此勑命之心實出於無心而不自見其為勑命又況有責難之意哉欽此



書經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侍讀學士臣張若靄

蔡沈曰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正義曰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惟君作威得專罰

人也惟君玉食得備珍食也為臣無得有作福作
威玉食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
臣謹按福威者人君御天下之大權玉食者人君
享天下之大福也人君奉天命以命有德五服五
章而作福惟辟矣奉天討以討有罪五刑五用而
作威惟辟矣富有四海而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
之内以為御而玉食惟辟矣盖天子以一身居乎
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整齊不紊者端在

奉天之威福以施於天下如網之有綱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言太阿之柄不可倒持也至於天下乂安人民和樂則雖享天下之奉而不以為泰也若夫臣子受君之爵食君之祿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其不可作福作威玉食也明矣然而所謂無有者非但攬權朋比貪冒無忌憚之彰彰較著者也人臣不能不宣布德澤而有一市恩近名之念則已為作福人臣不能不奉行法令

而有一擊斷丈致之私則已為作威人臣不能不受重稍厚禄而隱微寤寐之間有一念之侈然自放則皆玉食之類也必並此而無之惟知有君不知有身任重則思報稱之難位高愈懷盈滿之戒謨猷惟我后之德夙夜矢匪懈之心功名有所不居況於威福温飽有所不計況於玉食小心謹慎而後為純臣也且夫人君亦曷嘗有威福惟我玉食惟我之意哉禮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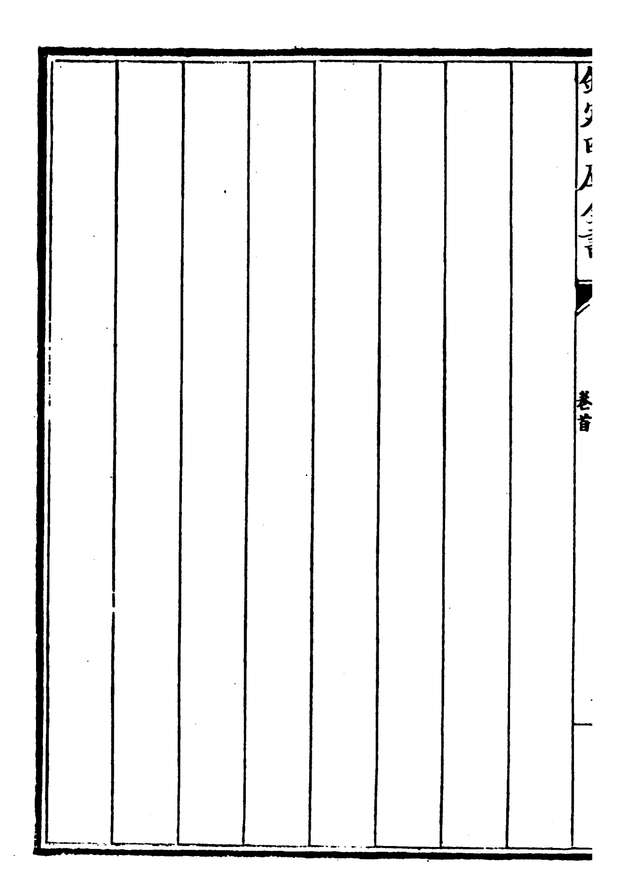
市與衆棄之大禹之菲食周文之日昃以一人勞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洪範以三者歸之君曰惟辟有之所以明臣下之萬萬不可有也盖惟人君能好人而臣下孰敢作好人君能惡人而臣下孰敢作惡惟人君大烹以養聖賢而臣子孰敢封靡於爾邦此地道之所以輔君而贊化也夫

奉

上諭爾所詮解洪範惟辟作福一節頗與朕意相合朕

思人君固操予奪之權以馭天下然賞者天命罰者天討何能自為威福也正惟不敢存作威作福之心而後爵賞刑威無不當天理而洽人情矣至於大官八珍之供亦不過以下奉上之名而大禹菲飲食周文不遑暇食可知聖帝明王宵旰焦勞克勤克儉之心無時釋於寤寐何嘗有惟辟玉食之一念耶且也人君而存一作福作威玉食之念則爵賞可以及佞臣誅戮可以加正士而酒池肉林將極其欲而無所

底止矣盖洪範乃箕子陳於武王之書箕子臣也其言故應如是朕所論者君道也君尚不可以作福作威玉食孰謂人臣而可恣意作福作威玉食乎哉欽此


卷首

書經

君子所其無逸

給事中臣吳元安

王樵曰無逸者君子敬戒惕厲之心也所其無逸者君子所以為敬戒惕厲之窟也置此身於天理之中動静食息將必有事焉使有時而操有時而放則怠荒有乘其隙之所矣所謂無逸者無時無處而不在於無逸焉則君子誠無可以自逸之所

而君子之於無逸也乃恒其所者也是曰所其無逸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張栻曰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世相傳相與咨嗟歎息服習於艱難而咏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周公之告成王詩有七月皆言農桑之候書有無逸欲其知稼穡知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生於

驕逸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艱難而心不存焉者寡矣是心常存則驕矜逸豫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歟

臣謹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莫不以有位為憂未聞以位為樂也臯陶之告禹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傅說之告高宗曰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此聖帝明王賢君察相所以防微杜漸居安思危無窮之計也盖天下之勞逸繫於人主之一心人主

時自處於勞則天下受其逸人主時自處於逸則天下受其勞若以今日之勞而冀將來之逸則其勞也浮而易倦惟以天下之逸而仍屋一心之勞則其逸也久而彌遠周公知其然也故以所其無逸者建君心之極而即繼以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誠有見於君與民之相關而聯四海為一家通天下為一體者舉不外乎此故力田孝弟勸良民也賜半賜全振窮乏也珍禽奇獸不育於國

知稼穡之維艱也水旱盜賊必以聞知民生之不易也是皆上有怵惕維厲之心下有震動恪恭之意堂廉咨儆海宇盈寧民生之逸豈有涯乎且夫王事未有不始於勤劬而荒於逸樂者也盖心以暫而易持事以久而生怠必幾康是勑無纎細之或弛明旦維嚴無罅隙之有間所謂徹上徹下無内無外而一以敬為主宰是主敬者勝逸之本也人君誠能修己以敬則安人安百姓一以貫之矣

而夙夜宵密之心豈以天下已治已安而遂得稍萌其逸豫乎至召公之告成王亦曰王敬作所可見古大臣之所以忠愛其君者惟以執競為惓惓而持盈保泰之思信可為萬世則也夫

奉

上諭爾所奏發明無逸乃逸之義頗有見地無逸固是常存此心乃逸亦非因逸而即懈如知無逸之為美勉强持之旋復參以因勞得逸之私心是民未逸則

無逸民已逸而遂可自逸矣始勤終怠豈所其無逸者乎況君之於民分位雖懸呼吸原自相通所以相通者惟在無逸之一念暑雨祁寒蠶桑溝洫心民之心者事民之事事民之事者勞民之勞往復循環無有斷續至天下日享和平之福而人君常以叢脞為心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憂者憂未能與民同樂也後天下之樂而樂者民樂終未足以解憂也朱子言天地位萬物育則訓以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

可見戒懼慎獨中自有位育氣象而位育時依然一戒懼慎獨之君子明乎此則得周公所陳無逸之實際矣欽此

書經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監察御史臣齊軾

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為此言矣

臣謹按善則歸君過則歸已人臣之義也夫聖明

在上明目達聰有嘉謀嘉猷之臣君則用之有嘉謀嘉猷之告君則從之君臣原屬一體謀猷何必已出自後之臣子暗於大義欲以諫諍顯其直欲以君之聽信顯其榮惟欲立名罔思君德每遇事故先避嫌疑不知古之君臣一心一德何嫌何疑君有善則曰賴吾臣之助臣有善則曰奉我后之德皆出於至公之心而歸於大義惟君陳非獻諛之臣故能歸其美於上惟成王非導諛之主故能

收其美於下而皆非常情之所能測也觀此一條

正見其君臣相與之際相愛至深相責尤切葛氏

以為成王之失言臣愚以為所見有偏未盡允協

也

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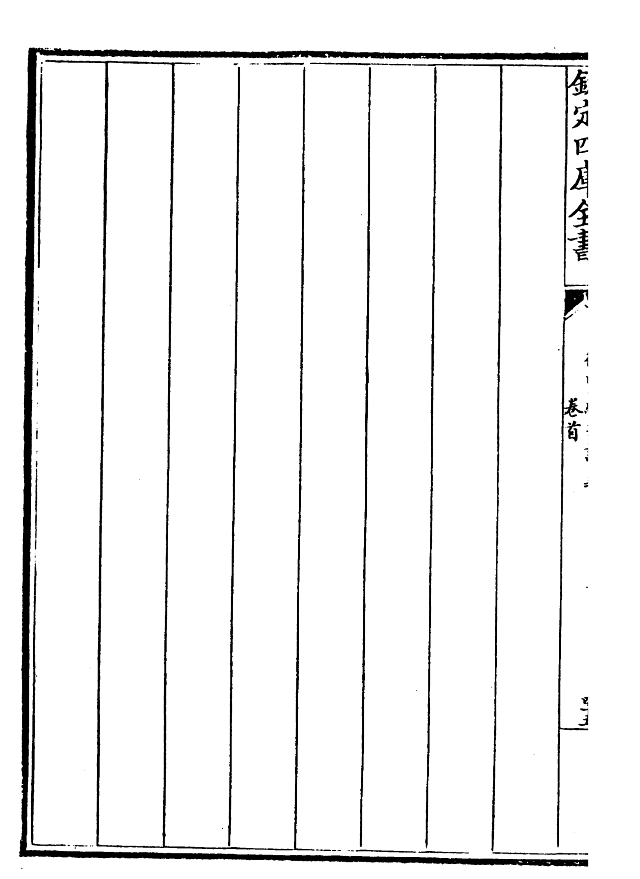
上諭爾所進君陳篇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内

爾乃順之於外一節昔葛氏謂禹聞善言則拜湯改

過不吝乃成王欲其臣善則稱君為失言今爾謂善

則歸君過則歸已乃人臣大義而以葛氏所見為偏
朕觀爾所論亦尚未得其平蓋歸美於上出自臣子
愛君之心則可若君以此導其臣則非取諸人以為
善之義葛氏所見亦自有理要之為臣者當成君之
德而不沽已之名故入則盡所欲言出則不使人知
而為君者則當納臣之忠旌臣之直揚其善於衆以
昭廓然大公之量斯為上下交而志同義理兩全而
無弊耳又嘗見人情品隲當世人物則罕所臧否以

避嫌遠怨而尚論古人又往往過於搜求多為苛論殊非平恕之道此亦學者之通病不可不知因所論奏并及之欽此



詩經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監察御史臣叢洞

朱子曰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為民所安息也

呂祖謙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

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葢臯陶賡歌之意也

臣謹按聖人奉天出治思與大小臣工共奠不拔之基而使天下永享昇平之福非徒欲其奔走承順緣飾文貌而已也必各出其中心之誠曲將其愛戴之忱不自安於怠緩悅從之習而即以仰贊一人兢兢業業克艱厥后之美則治日進於熙明民日躋於康阜所以主臣道合庶績咸理萬年有

道之長皆臣工忠愛之心有以襄其成也如假樂之詩稱願嗣主既言其綱紀畢舉燕及羣工而因推言夫百辟卿士之所以仰答其君者且畧其鞠躬盡瘁之迹而祗述其責難陳善之意謂其所為媚於天子者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塈盖人臣之愛君若祗侈陳功德之隆道揚慈惠之盛此不過揄頌之文感激之情不可以為媚于天子也媚于天子者出于天性之不容已達於至情之不自知其

所夙興夜寐篤棐不忘者惟是我后之社稷如何而靈長我后之土宇如何而鞏固我后之國祚如何而千秋萬年綿引於無替計惟天下之民飲和食德共享太平之樂則民不致有暑寒之咨而天子乃以適其泮奐優游之樂亦惟天子之心持盈保泰不開燕昵之隙則一人不忘咨警之懷而民乃以蒙其懷保底定之恩故必天子之精誠常周於窮簷蔀屋之内誠求保赤之真時時與之關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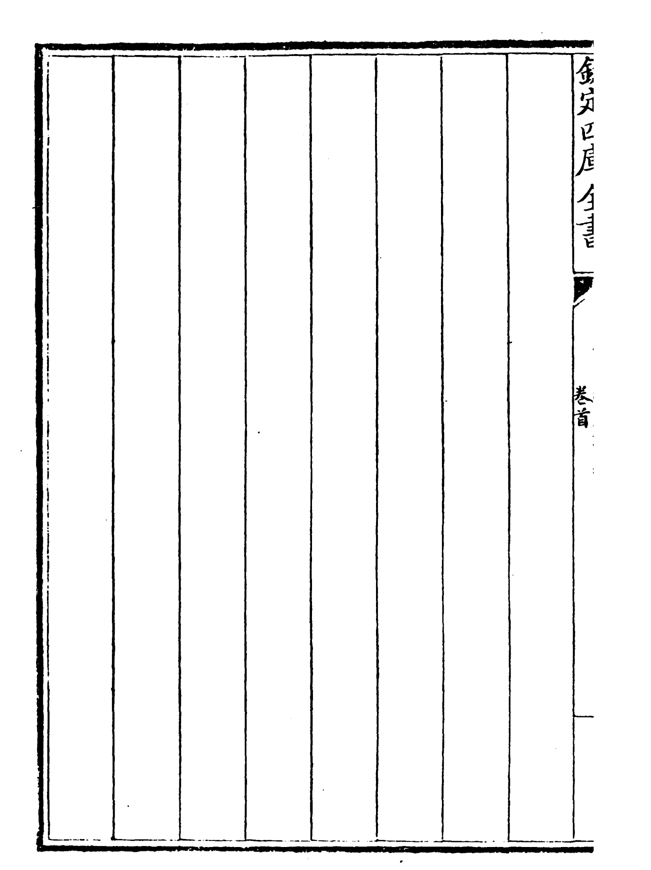
念念與之維繫察其饑寒恤其疾苦補其缺陷均其樂利然後水旱不能災而陰陽不能賊為之民者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以生以養皆聖天子怵惕維厲不自荒寧之心隱貽之利當世賴之後世傳之以為有道之聖人太平之天子此百辟卿士之所為纏綿篤摯而不釋於懷者也故曰媚也媚於天子者益深獻納於天子者益切成周太和之治固君德之隆亦百辟卿士媚兹之心有

以仰贊其盛與

奉

上諭爾所進經義遵照朱子之說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為民所安息也但以愛言媚不足以履臣道之實而補出維欲其三字以不解于位專屬於君亦無以見君臣各盡之義以朕看來媚不得以愛言當作順字看不解于位不專指君亦兼臣說葢謂君能盡

道於綱紀以安其臣臣順天子之休命以盡其職又且慎終如始君與臣各不解于其位此乃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之指與為君難為臣不易之言同是君臣交警之意人君以此能全君道人臣以此能全臣道君臣道合庶績熙明而民乃賴之以安息也朕意此經當作此解說欽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卷首

史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檢討臣阮學浩

臣謹按功利之中於人心也久矣先儒謂訓詁詞章皆足害道然未若功利之溺人為尤甚也令人發一念舉一事未有不從功利起見者功利之習深而所謂正誼明道之務循名則是核實則非身世之交受其弊也宜哉夫心術之辨不外公私兩

端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者誼也道也皆公也緣是而志慮紛焉歆羨形焉則憧憧擾擾悉功利之私而已其始起於自私自便之情而趨向既歧末流遂遠甚且踰閑蕩檢敗身裂名而無所顧惜莫非一心之馳騖階之厲也試觀士子讀書稽古其講明切究於平日果能屏除聲譽攀援之見否也亦有口不言聲譽而取聲譽者益工外若絕攀援而習攀援也愈熟此其為學公乎私乎迨

身列仕籍矣家室之經營遷除之計較猶顯焉者耳乃若有官守者盡其職而即借盡職以梯榮有言責者盡其言而即假盡言以希遇此其立朝公乎私乎且夫天下之弊莫大乎共為一事而陰判兩途既已毫釐千里矣而猶矯托於道德性命之說以顯為名高以致巧詐之術日滋嗜欲之機日熾久之聲應成乎波靡不返安得復有學問安得復有事功哉今使為士者捐成心去故智羣以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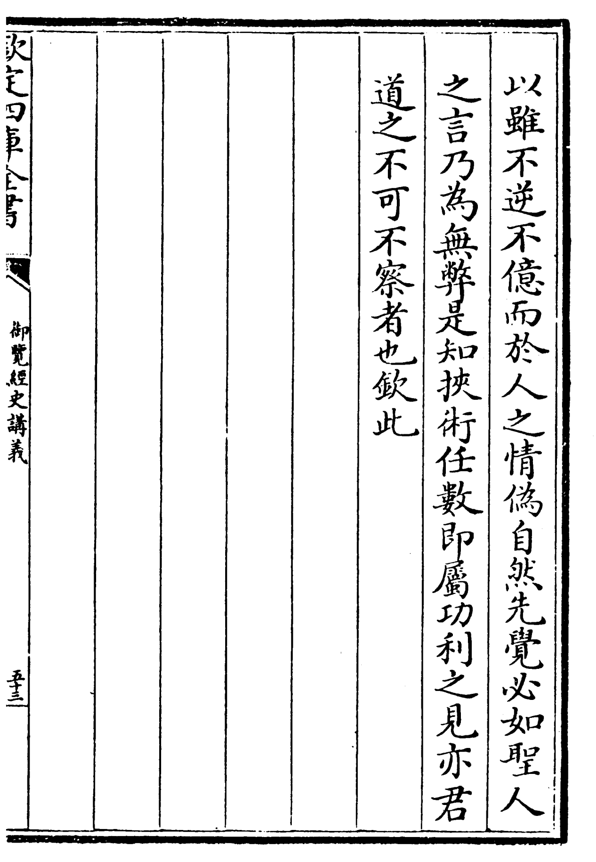
利計功為恥則學校之氣靜矣學校之氣靜而人材不出教化不興者斷斷無之也又使服官者化其謀利計功之私各殫厥心各恭爾位不黨同不立異則朝廷之氣靜矣朝廷之氣靜而政治不底於清明風俗不歸於醇厚者亦斷斷無之也葢公私之界祇於立心之誠偽別之凡無所為而為者皆誠有所為而為者皆偽也設誠致行而勿以私偽雜乎其間明體達用胥不外此而求之矣夫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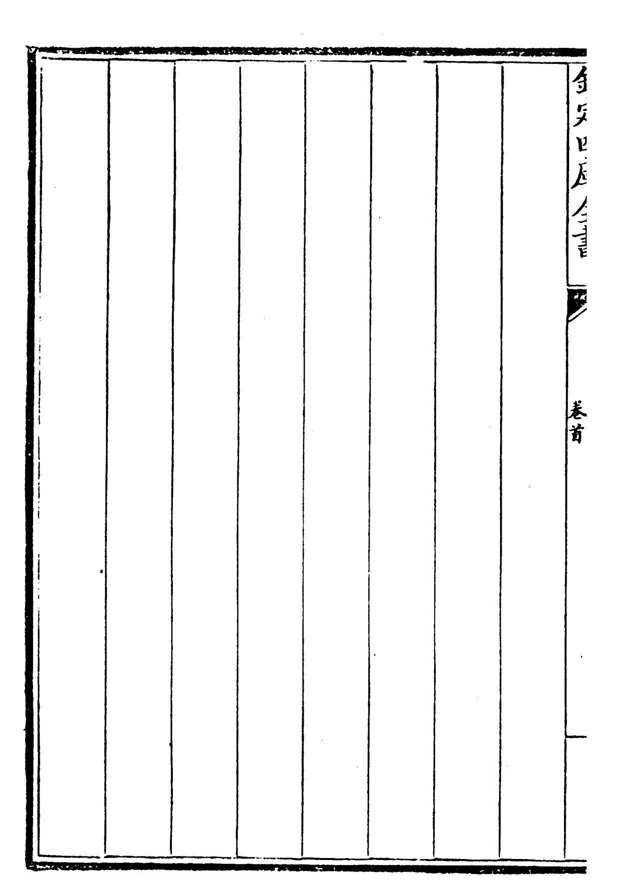
秦之際功利之錮蔽已深而仲舒乃能首揭正誼明道之指開西京儒術之先而上契孔孟之微言遠有端緒夫豈偶然也哉

奉

上諭董仲舒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不獨指為士與服官者言即人君亦不可不深明此意何也君有君之分分之所在即誼也明王奉若天道即道之當明者也一以功利為念則雖急於圖治祇

成驩虞雜霸氣習而不足語於純王之政矣至云有官守者盡其職而即藉盡職以梯榮有言責者盡其言而即假盡言以希遇似此居心臣子中未嘗不有其人但人君不可先以此心相待葢君惟患臣之尸位素餐與緘默取容耳幸有能盡職盡言者而又預疑其梯榮希遇則逆億為心豈不沮人奮勉報効之志乎朕待臣下從無成心而於此等情狀要自不為所蔽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朱子訓


以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必如聖人之言乃為無弊是知挾術任數即屬功利之見亦君道之不可不察者也欽此



史

唐太宗以選人多詐冒資廕敕令自首未幾有詐冒事覺者帝欲殺之戴胄奏據法應流帝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帝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

給事中臣馬宏琦

臣謹按一成不變為法法者上與下共守之無容意為輕重者也而不能不奪於一時之喜怒喜而僭賞則倖澤者多怒而濫罰則抵網者衆書曰惟明克允又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大抵法有定而赦無定人主如欲以一時之赦易百年之法必有畸輕重而不自知者而其臣復畏威順旨緘默取容以成其失則詘法以從赦而法遂不信於天下矣唐太宗忍選人之多詐欲殺之以符前敕當是

時意在示信罰在必行殺一有罪之人以明天子之果無戲言於理亦未為大失而戴冑據法以争卒能挽回前旨而不以沽直為嫌維太宗亦虚懷無我樂其臣之直言守法而不以拂旨為忤使君臣之間而盡若此即天下亦安得有寃獄哉乃未幾殺瀛州刺史盧祖尚大理丞張蘊古史稱祖尚奉使不行猶有辭難之罪若蘊古則當官執法可賞而不可殺者幸即為戴冑不幸則為蘊古前後

相懸迥若霄壤而其時顧寂寂無言者豈真法當其罪而無容言與抑嫌於黨援朋比而不敢言與魏徵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夫太宗以一人之身始則求賢納諫舍已從人俾臣下皆得以盡職繼則威刑自恣戮及無辜而臣下亦無敢據法以爭詎非善始者多克終者寡一時之小忿每足以隳百年之大法歟夫執法者臣職也聽其執法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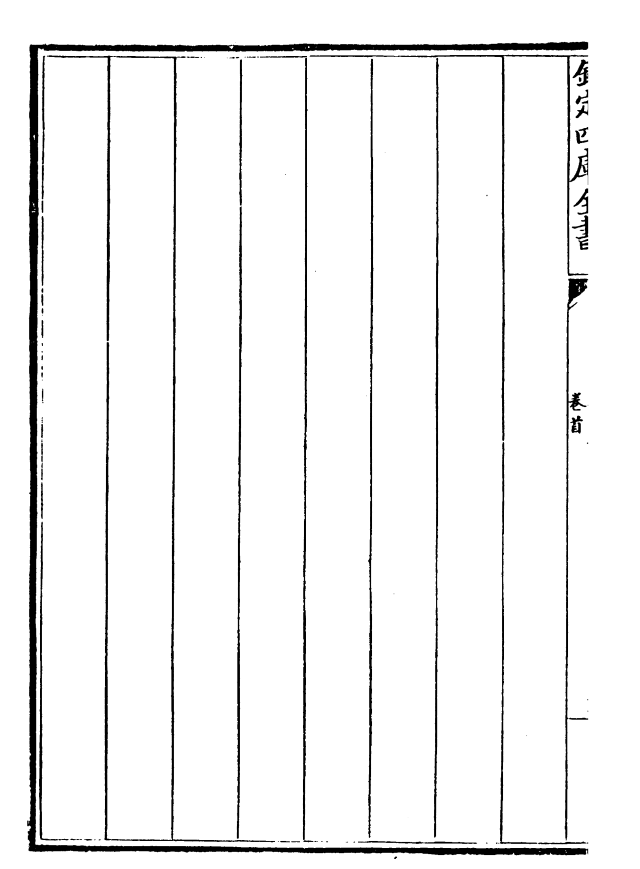
不以赦奪者君道也赦不勝法斯忍忍存信而上下各有所守法不勝赦則朝更夕改而前後兩無所憑他日太宗有云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更赦百司詔敕未便者皆執奏其誠有所悔而善於補過者乎若夫古之聖王節喜怒平刑賞謹號令予違汝弼而一斷以法則又安有既失之悔哉

奉

上諭朕按戴胄此對與張釋之論犯蹕事相似但釋之

云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未免開人主妄殺之端不若戴胄所言赦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持論甚正非釋之所及若唐太宗之為人殊不可與漢文帝比文帝天性純粹以仁心行仁政乃自然不嗜殺者太宗則假之而已觀其推刃同氣骨肉之間尚多遺憾何論其他即其納言從諫亦不過勉強一時而非出於中心之誠然安能久而不變此魏徵所以有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昔時之

論也夫無始無終而自然純一自古惟性安之聖能之一有矯強則有初者必至於鮮終矣此則不可不勉欽此



性理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修撰臣金德瑛

朱子曰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臣謹按周子此章盖承上章無欲静虚明通之説而反覆以盡其旨也聖人之心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湛如止水朗如明鏡而於

天下之事感而遂通無所處而不當虛之至故明之至焉蓋天下外物之累明者猶在後而疑心私意之發於内而自生其蔽者最為切近而難知譬如人之目其遠可以見百里其細可以察秋毫雖有外物之障未必能阻其光之全也而惟纖毫之翳生乎其間則或至於尺寸之莫辨心之疑猶目之翳也欲目明者務去其翳欲心明者務去其疑有如事未至而先存圖度之心人未接而先存防

範之術是之謂疑疑則虛靈之體蔽而又何以生明哉使或以此而用人既已用之旋復防之或潛寓耳目於旁觀左右之伺察將所用者亦自覺其信任之不篤而觀望牽制無以盡其材矣或以此而聽言未遽究其中之可否利害而形似之間疑其有所為而發必至於避嫌拘忌而不敢吐其誠矣君子不能必人之不欺已而恃已之明有以勝之賢不肖可以交至於前而公言私言可以互入

於耳確有所見不妨盡發其根株窮其底裏使不肖懷私之徒曉然於日月之不可欺雷霆之不可犯而斷不存二三之見以優游於胸中為也況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慝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物先腐則蟲生宵小之類且有乘其疑而借以行其罔者豈非蓄疑敗謀其流必至於此哉周子之言曰無欲曰靜虛指其本也曰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破其妄也夫人有夜氣明而旦晝則

昏者夜氣之時虛而旦晝有百為之擾故也人有旁觀明而當局則誤者旁觀之心公而當局有利害之切身故也人有考古明而處時事則惑者鑒於前者心無愛憎而接於今者容有好惡故也惟廓然大公怡然順應情順天下之情而無情欲通天下之欲而無欲乃稱聖人之明焉然而疑心之起往往展轉於不自知强制焉而不可欲緝熙於光明者其必由於學乎記曰清明在躬易曰君子

以虛受人所以屏去本心錮蔽明之本體也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記曰致知在格物果其熟悉古今之成敗遠邇之情形人心之真偽亦自可以臨幾而立决明之大用也惟明之量克充則疑之數自減體用備具疑復何自而生此治心之法即御世之權也

奉

上諭聖人之心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

累本見於中庸章句朕觀朱子語類中言此二句之義實有内外之分私意自内而生私欲自外而入所謂私欲者非但聲色貨利之利足以陷溺人心即如耳目口體之在己身者不能戒謹恐懼易流入於非禮所當主敬存誠使無一毫之私也周子明不至則疑生義甚深遠與聖人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之旨相為發明盖逆詐億不信即疑也先覺即明也誠至生明自然無疑人惟不能先覺故往往以逆億

私心待人然亦有居心渾樸不存逆億之見而於是非情偽皆不能先覺者此又何益豈可與自誠明同語乎必如此其義始備欽此

御覽經史講義卷首